

徐卓杲著

走馬燈

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

1924

走馬燈

一 竊聽

我嫁了。我一嫁，我的命運，便時時有變化了。我正如風中落葉，任憑這命運之神搬弄，也不曉得前途是何等樣的境遇在那裏迎接我啊；我每每想到那不可預知的將來，就要回憶到我的已往咧。

我是浙江嘉興人，家中向來是做紙商的。源昌紙鋪，在市面上也是一家大店鋪。管帳的和夥計學徒出店等，一共使用着有二十個人光景。

我母親在我五歲時，產了弟弟琴生，產後的經過不佳，病了二十天左右，便一命嗚呼了。母親，我但記得伊是個瘦長的人，面貌是紀不得了。在我七八歲後，鄰近的人都說：「面孔真像母親啊！」我聽了，暗暗去取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往往會憶念母親的。



母親的面貌雖已忘掉，有幾件事，還留在我的回憶中。有一次，不知到那裏去，母親帶着我同去，伊要我走，我只是要抱，便哭哭吵吵，後來到底母親抱了我去咧。其時弟弟還沒生出來，只有我一個孩子，自然千依百順的啊。

我父親性質慈善，人家捉他一個綽號叫「彌陀佛」。店裏的事，都託付給管帳的辦着，自己只是愛喝酒下棋；一吃醉，就要講他年輕時在北邊遇拳匪的事了，（他親自見過拳匪打仗。）但是所講的話，每次相同，總把這幾句反復着。

母親死後，勸父親續娶的很多；這位愛子女的父親，豈肯把小兒們託給繼母呢？一把他拒絕了。將弟弟琴生，交給乳母。我把這位父親，當他又是父親又是母親。我雖缺了一個慈母，倒也很在幸福的日子中長成着。不過我有時在節日或休息日，見人家的孩子，牽着母親之手，出去遊玩，就不免有些羨慕了；然而倒也並不會縮在室隅暗暗哭泣，去嘗那悲傷之味。

我入了小學校後，成績優等，十六歲時，在高等小學畢業了。我雖希望此後要入中

學，無奈父親思想很舊，以爲女子用不着高深的學問，便送我到附近一位楊師母處，去學習針綫了。

第二年的秋天，有一日我從楊師母那邊回來時，覺得父親室內，好像有客人在那裏談天，我當是又是下棋了，所以並不留心，打算一直往裏面去；不料剛通過父親一間屋子的門口時，只聽得說着「鳳娟鳳娟」，一個確是父親的聲音，一個乃做古董生意的鄭七叔啊。

他們談着道：

「那麼，只算是遊西湖，把鳳娟帶着去如何？」

「一定這麼辦罷！很好很好。他們那位少爺，去年在北京什麼學校的商科卒業，人非常誠實，現在年輕人裏頭，不可多得了，與小姐也很配。」

「是啊！年紀也是年紀了。況且又沒有娘，我總想早早把伊定婚了，也算了了一樁心事啊！」

「是了。這裏的小姐，又聰明，又是美麗，雖不必急急，但是婚姻一事，也不能單單這麼說，還是早些定奪的好。」

我在說話的中途聽得，却不很詳細，總之像是要把我配給杭州一家什麼人家罷？我心頭一跳，便足聲很輕的往裏頭去。其時弟弟正伏在桌上，溫習數學，一看見我，即忙說：

「姊姊！這問題是怎麼答的啊？」

弟弟將紙上寫着的一個問題，拿到我面前來，我那裏有心想數學？聽他們的話，我不能不嫁了啊！那要做我丈夫的人，是個何等樣的人呢？方纔鄭七叔的說話中，有什麼北京某校商科畢業一句，或者就是此人麼？有父母沒有呢？家況怎樣呢？一樣一樣的想，頭腦中紛亂異常，茫然呆想着，弟弟還以為我想着數學的解答呢，說：

「無論如何不明白麼？」

湊近我臉上看着，其時只聽得父親的聲音：

「那麼，過一天，把動身的日子通知你罷！」
將鄭七叔送出去了。

歇了一下，僕人來說「吃夜飯」，我帶了弟弟出去吃飯，對着食桌，胸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積着，一點吃不下，敷衍了一下，便擱着筷，到裏頭去了。

這一夜，我說「頭痛」，七點鐘就上床；但總也睡不着。夜漸漸深了，心裏要不想，還是想着，眼睛睜得很大。平日本來也覺悟着，曉得將來總不能不嫁；但今天果然要實現，不知怎樣又像悲痛又像恐怖，連把鄭七叔也恨着。倒不如希望這親事別成就罷！後來又覺得：萬一是良緣，那未免可惜啊！差不多我的靈魂，要脫離身體了。兩點鐘的鐘聲是聽得的；從此不覺得什麼咧。

一一 劇場中

第二天早晨，父親叫我到他室中去。這事情，不問也明白，是昨日鄭七叔來談的親

事啊！我明知如此，心裏強以爲不是，低着頭走到父親室中去。

父親正拿着他一只極考究的茶杯，在那裏喝茶，用手摸摸茶杯的周圍，臉色笑嘻嘻的似乎與平日換了一種態度了。

一回兒父親將茶杯放在桌上，便道：

「有話與你說，所以叫你來的……」

他所要說的話，果然一點不錯，乃是親事。把父親的話，摘些要領說時，是如此
的：

杭州在有名的清和坊，有一家叫做「嘉章」的綢緞店。主人顏某，曾經被選舉爲縣議員，財產既富，又有名望。現在這主人，已在三年前死去。他長子顏棠，去年曾在北京的學校中，商科畢業，現在已回到家中來了。顏棠今年二十三歲，他下面雖有一個八歲的弟弟，乃是繼母所生，與顏棠是異腹的兄弟。

鄭七叔來說親，是想把我配與這顏棠，我父親正打算日內到杭州去遊西湖，順便可

以打聽打聽顏家的內容，或者還能夠有機會得見其人。所以父親與我，同了我姑母與鄭七叔，要一起赴杭州去；鄭七叔與顏家，是上一代就有交情的，因此他很願意來做媒。

過了四五天，父親便告訴我：明天就是赴杭州去的日子了。破石的姑母，早一天到我家裏來，這一日替我臉上身上細細打扮。到了火車站，乘着朝晨第一次的火車，離開嘉興了。

正午時分，火車一到城站，就有旅館中人來招待，我們便定了虎林旅館，雇了車子前去。

一吃過午飯，鄭七叔獨自出去，不多一刻也就回來了，與父親輕輕說了些什麼，大約是前途的事罷！我是從來沒有離過家鄉的人，自然還是初次到杭州，遊遊西湖，却很快樂；不過萬一不要被前途知道了，把我看這麼一看，那還了得麼？胸中就此十分騷亂，恨不能立刻要回嘉興去了。姑母領了我去游湖，我也一味擔心；湖光山色，好像都沒有入我眼中。

晚飯後，父親拿出錶來一看。

「喂！七點鐘了，快去罷！已是好戲的時候咧。」

姑母再替我撲撲粉，換了一身新衣，打扮好了，對我微笑。父親只是催促着，我變得預料的事情不實現，倒也放心，於是一同乘着車子前去。

地方是城站的第一台，內部很寬大，聽說是與上海的劇場一樣的。我們是坐定在左面一間包廂之中。姑母便問了鄭七叔幾句話，就低聲對我說：

「你留心罷！那對面第三個包廂，不是現在空着麼？這就是顏家定下來的，他們一家人都要來看戲了！」

我一聽，大為驚嚇。姑母又道：

「別慌！這是鄭七叔去探聽來的，他們並不曉得我們在此，你決不會被他們看去的，放心罷！你看！鄭七叔不是到樓下正廳上去另覓位子了嗎？他怕坐在旁邊，被顏家的人覺得啊！」

不多一會，對面包廂中，由案目領着，走進幾個人來了。姑母一說明，方知詳情。一個面色很白的青年，就是頌棠了，臉色極溫和。其次坐下来的，是一個高鼻圓眼的婦人，年約四十五六，乃頌棠的繼母。此外還有幾個人，大約是親戚了。

不知是我神經過敏呢？還是當真如此？覺得他們一坐下來，許多目光，只是對我一個人射着，我只好低下頭來。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呢？難道鄭七叔已經去說過了麼？

散戲館時，我們先走，我總覺得他們一羣人跟在我背後，因此頭也不敢回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四個人，去遊公園，平湖秋月，岳廟，玉泉等，我已不像昨天遊湖那麼乏味了。不知怎樣很高興，在樓外樓吃了午飯，便由鄭七叔領我們到清和坊去，看看那嘉章綢緞鋪，確是非常的大，並且又在熱鬧之區。又到上板兒巷去，看看他們的住宅，在門前通過，不過粗看一個大略罷了。第三天上午，我們就乘火車回嘉興，後來親事居然成就。我在第二年三月十六日嫁過去，從此便入波瀾很多的生活中了。

三 不安

我嫁了！我的嫁，便是我踏進變化不定的生活之第一步。當時我祇有十八歲，一向父親把我寶貝那麼養育着的，所以什麼事也不懂，現在我真像獨自一人被棄在大海中的一個孤島上一般。

過了兩三個月，繼母就吩咐我：「要到廚下去，監督着女僕們炊飯弄菜。」我聽了伊的命令，去幫着一同做事。繼母也常常到廚房中來看看。有一次，見我在那裏烹調一碗青菜肉圓湯，伊便冷冷的道：

「呀！怪不得我們家裏的菜都變了味了。這白湯的東西，可以用醬油麼？怎麼你長得這麼大，連吃的東西也弄不來麼？」

說罷，伊就此去了。有時我替丈夫編編襪，伊便眼睛睜得極大的說：

「還可以算襪麼？穿在腳上，七皺八皺，叫他還跑得出去麼？嘿！」

伊拿起襖來，看了一看，便拋在旁邊，對我怒目而視。我本來是個什麼也不懂的人，做錯事情，一定很多的；既是如此，何不在這訓斥的時候，明明白白教我，要如此如此做？那就好了啊！婆太太把媳婦兒恨得教也不願教麼？

若單單只有這一點兒事，那我倒也還可以受得下去；伊往往在吃飯之時，當着合家上上下下的人在一起，便嘮嘮叨叨，將我說過不住了。我向丈夫提起此事時，頌棠又是一個性質溫良的人，所以一點不替我設法。我如坐針氈，夜裏在被中泣到天明的日子，是很多很多的。

我母家隔壁酒作裏的女兒寶珠，比我大兩歲，我二人一向很親密的。伊前年嫁了，在我出嫁之前，已生小兒。伊自己的父母，和夫家的公婆，都是好人，所以伊總在和平的空氣中度日。何等福氣啊！我若今日母親尚在世上，到這種時候，就可以去與伊商量，借些主意了。無奈父親是男人家，這種事不中用的，與其向他說了，使他擔憂，還是什麼也不提，讓我獨自忍耐着罷！凡辛苦艱難到了一慣常，似乎有些忍得住。如此在

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中旬，嘉興的父親，忽然有意外的書信來，我讀還沒有讀完，眼淚已如雨那麼下來，雙手亂顫了。

據信中的說話：「一向把店務一齊靠託了管帳的，便是大大的不應該，我有些覺得有弊病時，已經不得了。負債負得破產尚且不夠，我怎麼不驚，向管帳的責問時，他索性逃得不知去向。這個破統一傳出去，同行中本來一封空信去就有貨物送來的，此刻警戒着一些也不來了。我竟不能不關店咧。你一定要怨我爲什麼不早些通知你，只因我總打算消息不入你耳中，所以延到今天了。」

我想：這裏不知什麼時候會得到這消息啊！我且儘力把他包瞞着罷！但是在丈夫面前，不能不說。這一天晚上，就把父親的信給丈夫看，頗覺大驚。他便在繼母前，託言有生意上的事，赴上海去；其實是赴嘉興去的，就在一二天動身。

住了兩夜回來，又瞞着繼母，匯一千元給我父親，父親又有信寄給我，叫我對頗覺道謝；我向丈夫打聽嘉興家中的事情時，他只說：

「沒有什麼要緊，立刻就會弄妥了店中恢復原狀的，你別擔心罷！」

他不肯說出詳細情形來。

舊年一過，在恭喜恭喜的聲浪中，迎接新年了；我的心裏，竟沒有什麼恭喜。

母家的事，似乎已入繼母耳中，很高興的對我說：

「新少奶！你父親的店，聽說不行了，現在的世界，忠厚人是不能過日子的啊！」

故意裝得微微笑着，我心臟幾乎破裂了；但也默默然把眼淚咽下去。

有一天，裏面一間屋內，有近親六個人，與繼母一同聚集在那邊，商量着什麼話。

這些親戚們共同會議的，必定是重大事件無疑了；不過爲什麼我丈夫不加入呢？這幾日，我丈夫正往蘇州去進貨的。二三天內，就可以回來。難道等不及他歸家，是非常緊急的麼？

丈夫回家後，我一說，他也不知道是商量何事。後來我父親又有兩三次信來給頌棠，我擔着心，不免向他詢問：

「嘉興到底怎麼樣了？」

他答道：

「沒有什麼變動，店裏的事，進行也很順手。」

丈夫此話，似乎狼可疑。爲什麼呢？他全是空話，沒有根據啊！因此我十分着急，打算到嘉興看一看情形呢；恐怕那可惡的繼母，未必肯放我。我想了這些一樣樣的苦處，心裏更憶念家中了。

從此，親戚們每天總有二三人到來，與繼母在裏面一間屋子內，低聲商議，自然我丈夫是除外的。

四 失蹤

才交二月的某朝，一位四十歲左右有菱角鬚的男子，來訪我丈夫。在書房內不知密談了一回什麼，我好奇心大發，故意立在窗外去假作看庭中之花，打算竊聽，頗覺瞧見

了，便輕輕走出來對我說：

「你到房裏去罷！在此做什麼？」

我便退了幾步；不過他越是叫我去，我越是覺得不肯去；越是叫我別聽，我越是覺得想聽。這也是人情啊！何況又是在擔心的事很多的時節；所以我一心要曉得這密談的內容，便躲在窗外一棵樹後，這是裏頭瞧不出的地方；但室內聲音很低「這是法律……只消你決定主意……」

惟有這一句話，漏到窗外來。到底這菱角鬚的客人，是何等人呢？若說是我丈夫學校時代的學友，那年紀差得太多，且也從沒到這裏來過，總覺有些怪異啊！

過了三十分鐘，客人回去了。我急急趕到丈夫旁邊，見他伏在桌上，呆想着什麼。看他時，他臉色很蒼白。

「你做什麼？」

「沒有什麼！不過有些不舒服。」

「那麼去請一個醫生來看看罷！」

「不妨！就會好的。」

他好像有了什麼擔心之事；但是一點不肯吐實情給我聽。

「方纔的客人，是什麼人？」

「他麼？那是一位從前的舊友。」

這一句話，似乎還不夠啊！丈夫擔心的原因，大約在這客人身上；然而他祕而不宣，我也未便只管要問，就默然退將出來了。

這一夜，在繼母室內，丈夫與繼母和一位族叔，三個人密談了兩點鐘光景。自從發生了這一件事情後，歇了四五天，丈夫忽然不知往那裏去了，就此不回來，第二天晚上也不回家。我丈夫，一向不飲酒，不賭不嫖的；所以我嫁了過來，他從沒有關照也不關照，會宿在外面的。現在兩夜不歸家，什麼事呢？這一夜只管等候，到天明也不見丈夫的影兒回來。

繼母來問我丈夫的行蹤了。我本來什麼也不知道，自然老實回答「不曉得」；那知繼母憤道：

「呀！你真會享福啊！婦人家極重要的丈夫不見了，你說一聲『不曉得』，就可以完了麼？」

但是我當真不知道。伊只是埋怨着，我也沒法啊！

我心頭忽然一閃，急忙去開丈夫的抽屜來一看。果然有一封書信，上面寫着「鳳娟啓」三字，確是丈夫的筆跡。我宛如觸着可怕的东西，把已經伸着的手，縮回來了，身體如釘牢的一般。

一想：不好！便自己鼓勵自己，拆開信來，讀完，同時我將書信按在臉上大哭不止。原來繼母的意思：想把顏氏財產，一起給伊自己所生的兒子！就是那良人的異腹之弟啊！於是嫌着顏棠有阻礙，要得到一個什麼機會，把我丈夫出族，顏芳就可以做顏氏

繼續後代的人了。繼母在我公公在世的時候，已是這麼計畫着，凡親族中有力的人，一齊用金錢塞過嘴了；不過我丈夫品行很方正，酒色等誘惑是無効的，不料恰巧鬧出我父親的事來咧。

公公去世後，繼母執管着鑰匙，我丈夫金錢不能自由；所以丈夫最初借給我父親的一千元，後來又寄了不知多少，一齊都是在外面向人通融來的。大約後來就設法償還的罷？因此說什麼「支票作弊」，親族之間，當他一個大題目，鬧得很厲害，大家便商量一個處置法了。前天來的那個菱角鬚客人，是一位律師。

一起計算，也不到三千元罷！從顏氏全體的資產看來，真是九牛一毛，只要把這錢還出來，就沒有什麼話說了。不肯拿出錢來，有意叫我丈夫爲難，這就是繼母的一個陷阱。

若是丈夫拿出大道理來講，要與繼母爭執，却是這一點錢，伊也說不出一定不肯認賬；但是他覺得：伊既是我的母親，我總不便與伊爭鬧，還是自己將身體退開，把全財

產讓給頌芳罷！這都是信中的意思。最後又關照我：你年紀還輕，快些回母家去，然後另行嫁了罷！

兒子很當伊母親，母親竟不當他兒子。既是如此，又何用自己退讓呢？我已嫁了來，自然活是顏家人，死是顏家鬼，叫我要再嫁，這是什麼話呢？要往他處去，何以不把
我帶了同去呢？你的行爲，未免太無情了啊！我胸頭劇跳，心亂如麻了。

翌日，繼母叫我去說：

「頌棠的不知去向，都是從你家裏發生出來的。現在在他未回來以前，你還是且到嘉興去住住罷！」

我暗想：要我回母家，也得等丈夫回來，見了一面之後再走啊。於是再三向繼母哀求，伊也不答應，就此派一個男僕，送我回嘉興咧。我一想從此恐怕不見得能再踏進這屋子，心裏怎麼不難過呢？

五 上海

回到嘉興家中去看，見店已闕院，父親一個人茫然坐着。平日那種笑盈盈的臉色，不知消滅到那裏去了。僅僅一年間不看見，臉上皺紋，已增多了不少。我坐還沒有坐下去，便放聲大哭起來。父親暫時默然，只有長嘆而已。「鳳娟！現在再要說什麼，也是無用了；所以我不說廢話。頌棠一面，我是很對不起他；又對不起你。一切都是我疏忽之罪，請你恕我罷！」

他老人家兩眼閃閃的這麼說着。

「父親！別這麼悲傷！不久總就會有恢復原狀的時候來的。」

我拭着淚安慰父親。其時弟弟從裏頭出來，向我招呼。他今年十五歲了。

家裏的雇用人，只剩一個小丫頭咧。其餘一齊歇去，冷清清寂寞異常，終日不聽得一聲笑聲。

父親便把我與弟弟，招到他身邊，低聲陳述：祖上傳下來的源昌紙鋪，這一次，不能不讓給他人了；并且留在此地，也沒有臉見人。倒不如到別處去，另做一番事業罷！

細細一聽父親的話，方知那些平日交際的人，不用說了，連破石的姑娘，尙且一得此信，來也不來了，人心的勢利，竟這麼劃清着界限的！不錯！我們失敗到這步地位，走到外面去，一定要被人在背後指着說道：「這是源昌紙店裏的舊主人啊！」與其如此，情願到別處去，就是貧苦度日，究竟沒有什麼顧忌了；所以父親的話，我也很同意。於是決定搬到別處去。以爲：還是上海，到底是人最多的地方，什麼事都便利些；因此就決定了。

我也暗想：頌棠恐怕也在上海，到了上海，容易與他撞見了。心裏想着，甚爲快樂。搬往上海的日子一定，便向熟人處去辭了行。有一天，乘着早車，父親與我和弟弟，三人到了南火車站了，其時龍華的桃花，已經落掉，在四月底咧。

起初的四五天，在大新街一家旅館中住着。父親帶了我與弟弟，出去尋房子，一面在各處玩玩。

新世界，大世界，先施，永安，城隍廟等，在我初到上海的人看來，却也不能說他

沒有趣味。

後來在新閘橋附近，找到了房子了，就從旅館中搬去，我們還是第一次租人家的房子住咧。

如此打算到上海的情形，略為熟悉一點後，就是規模小一點，不如再開一爿紙店罷！

遷居後，過了二十多天，弟弟琴生，忽覺身上冷水似淋着，在床上睡，一回兒就發熱，用手在他額上摸摸，火也似的熱得厲害，便急急去請醫生。醫生到了，診察之後，開照說：這是肺炎，寒熱有四十度，必須十分當心！第二天朝晨，熱度稍退，剛剛大家很快活；不料立刻就高起來，呼吸很促迫，頭上用冰冰着，連冰也一來就會融解。父親把最愛的酒也不喝一滴，坐在床前，非常擔心。

經過了三四天，琴生的病，只管加重，醫生側着頭想了一想：

「能夠過這麼兩三天，生命纔拿得穩……」

他兀是凝視着病人的版。

「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把他一定治好麼？」

父親低聲在醫生耳畔說着。

「是啊！」

我們所倚靠着的醫生之回答，很爲含糊，怎麼不叫人胆寒呢？

雖還沒到一星期，羣生已瘦得不堪，眼睛窪，顴骨高了。我父親只有這一個兒子，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父親的落胆，也可想而知了。情願我代替他死，使他的病快些痊愈的。我坐在床前，種種的亂想。

「水！」

弟弟微微的聲息說着，又伸出那極瘦的手來。我在杯子中倒了些冷開水，送到他口邊時，他兩只眼睛，睜得極大。

「水來了！」

我說了，他也不回答。我大驚：

「父親！」

我叫了一聲，在樓下吃夜飯的父親，手裏筷也沒放，趕上樓來，我便糊糊塗塗的趕到醫生家裏去。

醫生一來，便急急注射，然而無効了。可憐弟弟，十五歲就算一世，成了一個來的人了！

父親與我，伏在他身上痛哭。爲什麼我們只是連連遇着這些不幸的事呢？第二天入殮出殯，一具小棺材，也只有我們父女二人送着，一切簡陋極了。

六 粽子

意外的我弟弟突然病死，更在我們現在的境遇中，又用去一筆較大的醵款。父親自從一失去愛兒，每天憂憂鬱鬱，竟弄得身體成了病，不能不服藥咧。這樣那樣的一來，

把家鄉動身時帶出來的錢，消費到已有一半以上了。

俗語說：坐吃山空。金錢有出無入，一過了兩三個月，便把房錢也欠起來了。覺得不好，便立刻搬家，租人家一間房間，父女二人搬過去住着。我便由隣家一位老婦指點了，常把衣服等物，一小包一小包的運入質店中去，纔得把這一天的灶上出一縷烟；但這底是有限的，果然不久這些東西就完了。於是我只好白天到街上去賣賣粽子，回來後，替人家洗洗衣服，或是縫縫補補，才得糊口。

有一天早晨，我賣了粽子回來，剛剛進弄堂時，只聽得有人叫着：

「你剛才回家麼？」

這是住在我們隔壁一個釘書的老太婆，伊立在那裏叫我。

「是啊！回來了！」

我正要繼續走去，老太婆又道：

「且慢！你進來坐坐啊！」

「多謝！家裏還沒炊飯咧。」

「那麼，停一回來喝一杯茶罷！」

老太婆的背後，見一個小鬍子的男子立着。

我和父親吃過了午飯，正在後門口洗東西時，方纔那釘書的老太婆，又過來叫我，要我去談一句話。

談什麼話呢？何以不在此地談，一定要到伊家裏去談呢？一切不說明，不見得會是什麼重要的事罷！心裏雖想不去；不過這一帶鄉隣，雖都是些小戶人家，倒似乎個個很熱心，有肯照料人的樣子，因此覺得我竟不能不去。我便不很爽快的走了過去。那老太婆把一雙狡猾的眼睛看着我：

「你果然肯來了！請裏面坐罷！」

神氣幾乎要拖我進去咧。

「有什麼貴幹麼？」

「你這樣立着，那裏可以細談，我實在有話要和你商量，你千萬別生氣啊！」
我就坐將下來，老太婆擎一只水煙袋吸煙了。

「方纔你走過我們門口，我與你說話之時，你却不知道，我家裏正有一位客人坐着啊！此人是洋行裏的，人很熱心，一見了你就問我：這是那一家的女兒？我便說：這是這弄內有名的孝女！白天賣着粽子，回來再要做些活計，養着一個有病的父親咧。我把你的情形詳細一說，那位先生也很佩服。他說：這種孝女，并且面貌生得也很美麗，只消伊本人願意，也何必賣什麼粽子，可以由我來照料伊啊！他說罷，留了些錢在這裏，然後回去的；所以只要你肯答應，父親也可以安樂，有錢請醫服藥了。怎麼樣？」

我單單聽這幾句話，心中好如刀割。我們人一窮，人家就這麼看輕我們麼？我若肯做人家的小星也何用自己出去賣什麼粽子呢？頤棠雖一時失蹤，我到底是個有夫之婦，無論隔五年十年我總希望再遇到丈夫的。這些髒污的話，我聽也不願聽。默然不答。老太婆不知想到了什麼了。

「看！弄口柴井店裏的女兒，你曉得的啊！伊時時回來的。那種腳爐蓋似的面孔，尙且有人要，真是女子無廢物了。嫁了一個在小菜場放印子錢的人，吃吃穿穿玩玩，何等福氣啊！你天生了這一副面貌，現在過這種日子，未免太笨了！」

伊只管連一接二的說着，要我依從，我心裏十二分難受，耐着性在那裏聽。

「這也不能稱小老婆，不過是把你包月罷了。幾年之後，你若是不高興了，他也是明白人，不但肯答應你，還可以幫助你咧！你要嫁人，總可以助你些錢；或者你打算自己做什麼生意，他也能幫你一點資本。當真這實在找不到的好機會，你快些答應了罷！」

「是啊！不過我總得要思忖一下！」

「不錯不錯！現在不要你立刻回答，你想了再說罷！這也不獨是爲你，父親也好享福咧。此事你必須看得重些。」

「多謝你！種種的費心！」

「那裏！我們鄉隣，這些事是應該的。」

老太婆露出着紫色牙肉，在那裏笑。

我回到家中，宛如從虎口中逃出來；父親什麼也不曉得，鼻息很響的睡着。

七 小客棧

從此以後，那老太婆常常過來，說是探我父親的病，並且總帶些食物來，說道：

「你不用客氣，只管說好了。你家裏有病人，這樣那樣，事情一定很多，你一個人到底辦不了的，我總可以替你盡力！」

一向不很交談的人，忽然非常要好起來。若是父親睡着，伊就低聲說：

「前天的話，你想過了沒有？從那一天起，那位先生天天過來催促，問我談妥了沒有。他也不獨愛你的面貌，第一是佩服你的孝心啊！」

說着，又露出那紫色的牙肉，對我只是亂笑。

我那時節爲什麼不爽快快的拒絕伊呢？只因父親既是病着，我自己又是個年輕女子，到了這什麼也不熟悉的上海來，自然樣樣都要叨人家的光；所以對這住在隔壁的老太婆，也不敢傷伊的感情。伊叫我想。我明知不用想，也不立刻拒絕；不過雖曉得這是不能不拒絕的事，倒不如早一點拒絕的來得好；但又怕看伊不快的面孔，於是只管延下來了。唉！我真無法可施。怎麼向伊拒絕呢？我一壁炊飯，一壁在那裏呆想。其時病床上父親一陣苦苦的咳嗽，嚮聲宛如針那麼刺入我胸中。

我打定主意，今天要去向那老太婆謝絕了。正走去時，覺得很難進門，在門口躊躇着，不料倒被老太婆瞧見了。

「呀！不是隔壁的小姐麼？做什麼啊？進來罷！這裏又沒有什麼人。」

「啊！」

進去是進去了。到底從什麼話說起呢？我暫時想着。

「我昨天沒有到你家中，你父親的病，沒有什麼變動麼？」

老太婆說着，揩揩一只破茶碗倒一杯茶過來。

「病實在不見好，我真愁極了！」

「這當真你很爲難；所以你還是早些答應了前天的話，由那位先生來照料你，你和父親，就兩個人都可以享福了啊！」

我打定了主意。

「我爲了這件事情來的。媽媽却是一番好意，肯替我想法；不過我也有不能這麼做的緣故，只得作爲罷論了……」

老太婆的臉上，頓時陰沈起來，一雙底裏發光的眼睛，成了三角形了。

「什麼！作爲罷論？這是你的身體，自然由你任意行動；不過我很對不起那位先生！你既是孝順父親的人，爲着有病的父親起見，想來總不會不答應的。從前還有人爲着要養活父母，去賣身爲娼。嫁一個人，打什麼緊呢？我心裏這麼想着，所以在那位先生面前，早說：不打緊，一定不會不成功的！我把此事，差不多已經答應了下來了；此

刻你忽而變卦，倘着那位先生不肯罷休時，叫我怎麼辦呢？」

老太婆凶得幾乎像要把我吞下去了。

「這是我的不是！」

「你的不是，也不能就此完結，你且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本來把此事辦好了，你也感激我，那位先生也感激我，何等快活呵！此刻這麼一來，我實在無處容身了；所以現在你也總須不使我中間人受累，應當與我一同過去會見那位先生，然後由你口中，親自向他謝絕。這一來，他也可以打斷念頭了罷！」

我想：這倒也不妨。他到底不能強逼我的。既是如此，就當面去說一聲罷！

「那麼這也好，你可以陪我去麼？」

老太婆一聽，頓時臉上堆着笑。

「我自然一起去的。這麼辦罷！叫那位先生，等候在這裏附近的什麼地方。我們到

那邊去會面如何？」

「一切由你作主便了！」

「一定如此麼？」

「是的？」

我和老太婆約定了，就此回家。

第二天晚上八點鐘光景，老太婆來接我，我雖担心着病人，曉得就在附近，也忙跟着伊去了。

出了弄，走到馬路上，又轉了一個灣，在一家門口有一盞舊玻璃燈寫着「太和旅館」四字的下面，老太婆回轉頭來：

「小姐！就是這裏，你且等一等。」

伊走將進去。由賬台上面一盞黃色的電燈光中，現出下面坐着一個中年婦人，在那裏吃香烟。老太婆過去與伊說了幾聲，便到樓上去了。

我佇立在門外，覺得這種小客棧，從來也沒踏進去過，不禁有些害怕，幾乎想就此

要回去了；但是這麼一來，那老太婆不知又要怎樣生氣咧。我正在亂想，忽然老太婆已回到樓梯中段，在那裏招手，我就不能不進去了。我踏進去時，中年婦人便立起來招呼：

「在樓上七號！」

我遲遲不前。老太婆再下來，將我推推拉拉的送上樓去。

七號是一間狹小的房間，有一張鐵床；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前天在老太婆家裏見過的小鬍鬚男子，他正在那裏獨自飲酒。

我立在門口，縮做一團，老太婆從身邊摸出一個紙包來，對我說：

「這是這位先生送給你的，你回去買些父親愛吃的東西罷！來！快過去謝謝這位先生！」

我默然低了頭；伊把我背推着。

「先生！這就是我向你說起的孝女啊。」

那男子，摸摸小鬚鬚，對我看養：

「原來是你麼？過來過來！別怕啊！我又不會吃人的。哈哈哈哈哈！」
不知什麼快活，竟高聲大笑着。

八 可怕的小鬚鬚

老太婆牽我的衣角。

「做什麼？只是默默不做聲！快同先生攀談啊！」

伊似乎很費心。那小鬚鬚的人，噴着口中之烟。

「不要緊啊！你過來！聽說你很孝父親，我佩服之至。小妹妹！」

我極想趕緊回去。這種地方，一刻也站不下去了。還是說過了那一句話，就此回去罷。

「前天媽媽對我說的話，我今天爲了這一件事情來的……」

小鬍鬚搖搖手，搶着我的說話。

「這是我曉得的，不用說了。且坐下來喝一杯酒罷！喝酒總沒有什麼不願意了。」
他一種很怪的神氣，把杯子授到我面前來，我嚇極了，回頭看老太婆時，伊已不知去向。我纔曉得這是一個計策。忙開門時，大約是外面鎖着，總也拉不開。我一急，全身的血都凝結了。

「酒也不願意喝麼？小妹妹！不喜歡我麼？好了好了！你既經來了，就喝喝酒，細細談談罷！」

漸漸靠近我身邊。我心頭亂跳，無法可施，只得將身體靠在門上，一些不敢疏忽。
「哈哈！何用這麼驚嚇呢？我面孔雖不好看，良心是很好的。我實在想搭救你，所以這樣那樣的高興啊！你一想這了這句話，就不會恨我了！」

他用雙手要抱我咧。我狠命的在他腋下鑽過去逃走，小鬍鬚就追來，在桌子周圍，只是環繞着。後來被他拉住我的衣服，我用力將他一推，他到底喝醉了，身體倒在板壁

上；這薄薄的板壁，頓時向外面倒下去，小鬍鬚跌在板上，我乘間逃走，急急從樓梯上滾也似的下去，主婦呆呆看着，我也不向伊說什麼，一只鞋子已經失掉，我急忙逃到門外，糊糊塗塗的回家去。

其時我很興奮，倒也沒有眼淚，一到家中，突然悲傷起來，掩着面痛哭了。

後來老太婆也不叫應啊，與我在弄內見面時，白着眼睛看看罷了。

我依然每天賣賣粽子，回來在家裏替人家洗洗衣服，夜裏也往往睡也不睡的勞動着。單單靠女子的一雙細腕，要撫養一個病人，到底常常不夠的，自己吃不到飯的日子，很多很多。

這種事情，不願送入父親耳中，就是給他曉得，也是徒然，只好獨是一人在胸中悲痛著。

世上的人：惡的果然不少，好的到底還有。時常叫我縫衣的豆腐店裏老班娘娘，很替我們父女的境遇表同情。伊告訴我：虹口有一家絲廠，裏頭伊有熟人的，不知你願意

去做工不願？如果有意思，儘可以替你設法。伊很要好的只是向我種種說着：

「只消有裏面的人介紹，就可以進去做工，一天大約有工資二角半光景。你從廠中回來，再洗洗衣服，也很能夠叫你父親養養病了。」

伊這麼勸着。我每天去賣粽子，一天要賺到一角錢的日子很少，大雨的時候，又好完全休息；所以一個月只可賺二元。就是縫衣洗衣，也不是連續不斷的有事情可做，這也一個月不到三元。據老班娘娘的話：在絲廠內做工，就休息這麼一兩天，一個月總還有七元光景可拏，并且回家後，夜間做做別的事，至多一兩元總有的；不過要離開父親一天，却很担心；只消托了同居的嫂子就好了。我便與父親商量，要到廠中去做工，父親含淚答應我了。豆腐店裏老班娘娘去一說，我就做了那絲廠中的女工咧。

這絲廠，叫做大經；有女工二百五十人，男監工五人，女工頭十人，女工大半是江北人。

做工時間，是午前六時至午後六時。我坐電車回來，每月大約花去幾百文光景。一

早三點鐘起身，吃了飯，替父親備好了一天的食物，然後自己提了一個飯籃出門。其時沒有電車，就走到廠中。晚上回來後，也要做到十二點鐘。同居的嫂子常說：

「鳳媚！你這麼強把身體勞動，不要連你也病起來咧！」

總算僥倖，我傷風也未曾有過一次。

九 冤哉枉也

我自從在絲廠內做工以來，雖同樣的窮，到底不會有一天吃不到飯了。并且在廠內勤勞的，將來還有獎賞，因此我很歡喜。

做到了第三個月，有一天，也像平日那麼一打散工的鐘，大家正要回去時，忽然眼房裏來關照：要衆人稍待片刻！

「什麼事呢？米價貴了，要加我們工錢麼？」

「呀！你太心狠了！那裏會有這種事，定是要把我們訓斥一場啊！」

「不管他什麼事，總之要快一點放我們纔是啊。」

「天又不下雨，何必如此急急呢？」

衆人聚集着，胡亂說話。一會兒監工的過來，叫大家一同上樓，女工們嘴裏很鬧的擁到樓上一間大的空室中。於是又來了兩位監工的：一個是頭髮分得很好看，帶着小眼鏡，人人稱他梅蘭芳的秦先生；一個是頭髮像栗子殼那麼，眼睛如狐狸一般的陶先生。女工頭也排在旁邊。先是秦先生對着我們：

「此刻叫你們聚集在此，並非別事，因爲今天有一個女工，伊有人家託伊買東西的五塊洋錢，不知被什麼人盜去了。既沒有從外面闖進人來的痕跡，賊一定在廠內。以前這種事情，也不止有過兩次三次了。所以只得大家搜查以下，明明心跡。對不起！要你們多等一下了。」

「所以搜查未畢，誰也不許離開此地一步！」

陶先生說着。

「呀！想不到是這種事，隨便你們去搜一個暢罷！」

什麼事都第一個開口的揚州阿巧，這麼大聲叫着。

一個在此做過十年的女工頭楊娘娘，是個鼻子尖形的婦人，伊帶了九個女工頭，一在我們身上搜查，監工的也在旁邊嚴重監視；但是失去的錢，竟搜不到。

於是女工頭出去，把各人帶來的飯籃小包等物，分幾次換來，堆得如小山那麼一座。每檢查完一樣，便高高舉起道：

「這是誰的？快些拿去！」

如此查完一件，交還一件；一回兒不知何故，女工頭們，聚做一團，監工的也走上，低聲講了一回；忽而秦先生舉起一只飯籃來，高叫道：

「這籃是誰的？快些說啊！」

我對這小籃一看，裏頭有青地白花的布包，籃上還有黑色記號，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籃！」

我一說。

「瞎！這是鳳娟的籃。你且到這裏來！」

我走到秦先生面前，秦先生解開我的小包：

「鳳娟！你把飯碗拿起來啊！」

我便答應一聲。本來沒有做什麼虧心事，便將飯碗取起來；不料大吃一驚，我手中的碗，落在地上了。不知誰放在裏頭的，飯碗下面，好好一張五元的鈔票啊！我魂都不在身上了。

許多女工的視線，都齊注在我身上。

「當真人不可貌相啊！這種漂亮的面孔，那裏曉得會偷人家的東西。真是可怕！」

「本來這種面孔，不配在這廠中做工啊！」

「我前天失掉兩角洋錢，還當是落在街上的咧。這麼看來，也是伊偷的也論不定啊

！」

「別鬧罷！電燈也亮了一刻了。在這種時候回去，真是觸霉頭！」

「這種賊，還是送伊巡捕房裏去的好。」

大家任意惡罵，我無端受冤枉，心裏一陣悲傷，放聲大哭了。

監工的秦先生，向大家道：

「累你們等着，很對不起！現在犯人已經明白，你們可以隨意進去了！」

女工們很雜亂的從樓梯上擁下去，我身體動也不動的哭着。

十 老夫婦

於是賬房裏來了一位柏先生，立在我面前，再三訓戒我，然後將我歇掉。

我對於他人之物，不但金錢，連灰塵也沒有盜過一些的；但是我的篋內，搜出失去的鈔票來，乃是證據。無論如何辯解，我身上這件濕衣服，不會乾了。反不如什麼也不說的回去罷！我便默然低着頭，徐徐從樓上下來，走出廠門，廠中屋頂上的大自鳴鐘，

正報九下。

我兩足宛如躡在石上，重得不能前進，兩步一停，三步一頓。

心中所不能安靜的，便是今天的事，我似乎並沒與他人結過什麼怨。我總不以為是要陷害我，才將五元鈔票，藏在我籃內的。那麼爲什麼這鈔票，會從我籃內出來呢？大約是什麼人盜了之後，正想回去時，忽然叫大衆別走，於是此人一慌，任意將所盜的鈔票，塞入附近的籃內，我運氣不好，便撞倒在伊附近，所以弄成這種事情了。或者是如此也論不定。那麼我就算他是災難罷！不過可怕的，是人的嘴，大家傳出去，不是我們的鄉隣都要曉得，連豆腐店裏老班娘娘也要曉得了麼？唉！叫我怎麼處呢？

其時我任意亂走，也不知走到什麼地方了。到我心頭突然清楚些時，已來到一處河邊上，河的對岸，燈光四射的很熱鬧；這裏倒行人稀少。抬頭看看天空時，月明如鏡，夜風習習，地上又有蟲聲。我一手撐在一顆樹上，對流水凝視着。

越想越覺得無論如何不能回去。我在故鄉是誰不曉得，乃某某人的女兒，當時真是

一位閨閣千金；現在賣粽子，做女工，那不要說起，總算是爲着父親，沒有什麼可恥。不過一有了盜賊之污名，那裏再有面目見人呢？拋棄了病父而死，却是明知不孝，然而叫我怎麼活呢？

我既覺悟了死，便要想避着人的眼目，向河中跳下去時：不料背後有人拉住我的衣服。

「呀！好險啊！」

他用力拉着，我打算撇開，到底敵不過男人的力量，他索性把我的兩臂拉住了。

「且慢！別動！我雖不曉得你爲什麼要死；一個人決計不可如此看輕性命的！」

「是的！不錯！對你不起！你只當沒有聽見，放我死罷！」

用力要推開這男子時，無奈他一點也不肯鬆手。

「不行！這什麼話！那裏可以只當沒有聽見。到底爲何要死？你且把理由說明白之後，我聽了覺得你確是不能不死，那就再裝做沒聽見，放你去死好了。你究竟是什麼緣

故？」

我此時對這男子一看，見他年約五十二三，倒像是個很可靠的老人。於是我便將所
以要自盡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那老人呵呵笑着道：

「原來如此！所以你要死。這倒好像不能的；不過我還有些不明白：你一死，那偷
錢的人，就可以給人家知道了麼？還是不能呢？並且你死了之後，你那生病的父親，叫
誰去照顧他？所以我看還是別死，且跟我前去！我家裏離此不遠了。」

我還沒有答什麼，老人已經推着我的背走了。

過了一條橋，又走了數十步，一條弄內，見門上有一個潘字的人家。老人便推推門

「開門開門！回來了……就是這裏。」

開門時，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對我臉上看了一下，深訝似的說：

「來了麼？這是何人？」

「待我停一下說給你聽！」

又對我說：

「進來罷！」

「裏頭坐罷！」

這主婦也說着，我便跟到裏面去。

「我來對你說：我姓潘，叫金榮，這是我的老婆。你且把心定一定罷！你叫什麼啊？方纔說過了，我忘掉了！……不錯！叫鳳娟！」

潘金榮笑嘻嘻的呷了一口他老婆端來的茶。

「嘿！忘了！還沒把鳳娟的話講出來囉！」

金榮就把我的來歷，和如何尋死等話，向老婆說了一遍。

「因為如此緣故，所以我帶了伊回來再說。」

他老婆也旋過身來，對着我。

「好險啊！你以後千萬不可再這麼要尋短見了！這又并不是合得尋死的事啊！」
這主婦，像是一位很親切的婦人。

「今夜時候很不早了！本應當留你在此住一夜的；恐怕使你病着的父親擔憂，還是叫車子送你回去罷！……小寶娘！你去叫車子來！」

「是了！」

那主婦不管我再三的謝絕，仍舊去叫車子咧。

「明天一早，我來探你父親的病，你須好好服侍父親！不可再有今夜那種事情！」
他再三對我這麼說。其時主婦已把車子叫來，我無論怎樣說，他們總不肯，竟把我推上車子，送我回家。夫妻二人，怎麼都如此待我好呢？

十一 血

回到家中一看，父親見我不回來，正是眼睛也不閉的在那裏擔心；一見我的臉，便

喜得掛下淚來。我就把紗廠中如何失去五元的鈔票，搜查的結果，不料盜去的鈔票竟在我籃中，於是我便得盜賊的污名，立刻被他們歇去，正想投河自盡時，被一個叫做潘金榮的人救住等語，詳細細說了一遍。父親抬起那病得極瘦的臉來，對我凝視着道：

「鳳娟！你這麼年紀一個女子，正是全盛時代；叫你過這種日子，吃這種苦，全是由我的一時錯誤而來。做父親的不像父親，你還是這麼孝順，叫我那裏消受得起？但是你放心！無論人家怎樣說，只要自己良心擺正就是了，決不會永遠只是惡運繼續着的。」父親沒有說完，就伏在枕上，咳了兩三聲無力的嗽。

我雖僅在正午時分吃了些冷飯，然而胸中很悶，一點也不覺得餓，就橫在父親病床的一面，昏昏入睡了，不知不覺的一回兒已經天明。

「呀！是這裏麼？我在這一帶，尋覓了好久，纔得明白。如何！昨天晚上你父親身體沒有什麼變動麼？……唔！也很擔心麼？不錯不錯！」

潘金榮走進裏頭，父親也就醒來，謝了他救我的事。

潘金榮又對我說：

「別的都是小事，非把你父親的病早早使他痊愈不可。有什麼事，只管到我家裏去說好了，今天我很忙，就要去咧！」

身邊摸出一個紅紙包來，授給我，我再三向他推，他強塞在我手內。

「你何必如此客氣！這只好算買一點兒糖吃吃的。去了！從此我應當常常來探望你們。」

潘金榮回去後，我解開紙包來一看，是一張一元的鈔票，真是一個很好的人。聽他的口氣，也不像生意人；然而看他家中的情形，倒也不像工人；那麼到底是個何等職業的人呢？無論如何，總也判斷不出來。

父親的病，漸漸加重，我一刻也不能出外了。寸步不離病床旁邊，便弄得一個錢也不到手。

親切的潘金榮，常常來探訪。每次過來，總要給我這麼一二元的；他老婆也來過二三次。

藥錢和米錢，是不能不付的，房錢已欠了兩個月，二房東天天催着。無論如何，非借一筆款，總弄不下去了；但是現在窮到這步地位，還有誰肯借錢給我們呢？若是可以托托的，只有那潘金榮了；不過已經叨了他的光不少，那裏再可以說這些話呢？然而除了此人，竟沒有一個可以談談的人。一想：只好老着面皮，還是向他去商量一下罷！

我打定了主意，在潘金榮下一次來的時候，臉上火也似的紅着，口中吃吃的要向他借三十元，潘金榮照常很輕快的說：

「可以可以！那麼我明天拿來好了。你一個人，看護着病人，已很辛苦了。別再擔心銀錢的事。要用錢，由我來替你設法便了。」

意外的毫無難處，事情竟大大成功，潘金榮極爽快的答應了。我宛如卸去一樣重物，心頭寬得多咧。潘金榮真是我們父女二人的大恩人。這大恩，總也不能忘掉，將來非

報恩不可。

他一點不失約，第二天，帶了錢來，放在我面前：

「這裏是三十元，你點一點！還要討厭你，這裏有一張借據，你署一個名，打一個圖章罷！這不過是形式罷了！」

潘金榮寫現成的借據上，我就簽了一個名。下面又打一個圖章。

他說事情很忙，也就立刻回去了。

這借來的錢，一點一點的付欠項，好容易把眼前過去了；但是父親的病，什麼時候可好，竟說不定。他病未痊愈以前，應當怎麼謀生計，怎麼請良醫診治，然而什麼事都第一非錢不行啊！

其夜，我疲勞已極。睡得很熟了；忽聞父親苦苦的咳嗽聲，慌忙睜開眼來，替他撫胸撲背，父親的苦痛，漸漸激烈，抱着被頭，在那裏難過；突然吐了許多血，弄得枕上床上，全是鮮紅的血跡。

「樓上嫂嫂！」

一聽得我狂喊，樓上的嫂嫂，和同居的許多人，一起趕來。有的替我請醫。

我也不明白要怎麼辦纔好。只是發狂似的抱着父親身體；到醫生來時，父親已沒有呼吸。我失去弟弟，還在目前，此刻又把我天地間唯一可親的父親又奪去了。

十二 蘇州

到第二天，纔得入殮，這時候也是潘金榮來照料一切的。

從此以後，非把我的身體決定不可。我正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做做女僕罷？那潘金榮的老婆趕來，伊以爲：無論如何，且住到伊家裏去再說，我一面感激伊的好意，一面便搬到潘金榮家裏去住。

又經過了四五日，金榮對我說道：

「鳳娟！我家裏雖不打緊，你只管可以住着；你若打算要去充當女僕，那倒恰巧有

一家極好的人家在此。雖此不遠，就在蘇州。乃是一家富家的老夫婦二人，要用一個侍奉的女僕，他們總希望懂得一點規矩，而且人必須漂亮一點，粗笨的鄉下人是不要的。

我一想：這一件事，在你，再配也沒有了，不知道你願意去麼？」

我本來正覺得上海有些厭了，倒不如到內地去住住，況且只有一對老夫婦，這種人家，也不容易找的了，所以心裏很願意去。

「我雖不懂得大戶人家的規矩；如果我可以做得下，我倒高興去的。」

我一說，潘金榮大喜：

「原來如此。你若肯去，非但很配，而且太過分了。哈哈哈哈哈！」

說定了要到蘇州去，他老婆便出去，替我買了幾件衣服回來給我。舊雖舊，倒是綢的，我覺得去做女僕，這綢衣服，未免與身分不相應。伊就答道：

「雖稱女僕，不是去做燒飯等粗事情，不過和老夫婦二人，做做伴罷了，所以身上

總須穿些綢緞纔是。」

伊這麼一說，我也不能再和伊爭執，只得謝了一聲，把這衣服收了。

潘金榮送着我，乘了火車，到蘇州去。在蘇州火車站前，雇了兩輛車子，到闔門。在一條小弄口下了車，二人進去，潘金榮在一家後門口立定了。

「這裏是我熟識的人家。那主婦就是領你到那邊去的人。我們進去休息一下罷！」我一點也不疑潘金榮，所以依着他的說話，跟在他背後進去。只見後門口小小一間廚房內，倒在那裏準備好幾桌酒菜的樣子。走到客堂裏，見旁邊一間屋內，有三個年輕女子，對我看了一下，輕輕說些什麼，便在那裏笑着。

裏頭走出來一個頭上插兩只紅骨簪的四十多歲的婦人，這就是這裏的主婦麼？

「唔！這麼早就來了……前天談起的，就是這女子麼？」

「是的！老三！人實在比所說的話要好上幾倍咧。」

「的確很端正；那麼上樓去罷！」

「好的！樓上去罷！」

潘金榮與主婦之間，說了這幾句話，潘金榮就上樓，我也跟着上樓。

「今天火車中，實在疲倦了。鳳娟！你也喝一杯茶，坐坐，休息一下。」

潘金榮坐下來懷中摸出香烟，點火吸烟了。

「如何！不是比上海靜得多麼？換換地方，很覺有趣啊！」

我打算要早些領我到那一家富家去；但是潘金榮很沈靜。

一陣樓梯聲響，我當是主婦，乃是一個像女僕那樣的人，手裏捧着一只盤，盤中有

幾樣菜，一壺酒。

潘金榮大喜。那女僕擺好碗盞，替他斟好了酒，便下樓去。金榮就自斟自飲。

「如何！鳳娟！你也喝一杯罷！」

把杯子授給我。

「我是不会喝酒的……」

金榮便點點頭。

「原來如此！那麼你吃些菜罷！」

方纔那女僕似的人又上來，放了一只醬油碟子就去了。

主婦或者是更換着衣服麼？總也不上樓來。潘金榮頗有些醉了，舌尖不很靈便似的

說：

「鳳娟！人的緣分，實在很奇妙。自從在河邊與你認識以來，我們便成知己。倘使

那時節，你向河中一跳，那就連性命也沒有了；這麼一想，我竟是你的救命恩人咧！」

「從那時起，我只是叨你的光，這大恩大德，我永遠不會忘掉的。」

「哈哈！這也不能說是恩；你既如此說法，我自然喜歡的。」

潘金榮搖搖不定的立起來，從樓梯下去了。

樓上單單留着我一個人，只好等候着。一回兒那女僕似的人，又拿着飯桶上來，我

問伊潘先生在那裏？伊回答說：在樓下與主婦講話。我一吃完飯，那女僕便收拾收拾桌

上，把東西一起拿下去；我只管等着，總不見潘金榮上來。

十三 筆據

我心裏覺得有些詫異，打算走到樓下去叫潘金榮了；正立起來時，確巧那主婦口銜着香烟進來，

「你是叫鳳娟麼？那潘金榮，叫你好好耐苦些做着罷！他去了。」

「呀！潘金榮怎麼樣了？」

主婦臉色很怪訝的：

「潘金榮麼？他是回去了。沒有在你面前說明的麼？」

「哎噲！」

我驚得呆了。既是要回去，何不向我說一個明白呢？這更覺奇怪了！我低着頭在那裏想。

「鳳娟！你去打扮打扮罷！」

我倒並不想怎樣打扮，只消早些到那富家去就是了。

「你倘使現在沒有什麼事，還是就領我去罷！」

主婦似乎聽不懂我說的話，伊把香烟在桌上一放。

「什麼領你去？我不明白啊！要我領你到那裏去呢？」

「呀！你不曉得那老夫婦兩人麼？」

我不禁把身體接近主婦了。

「我什麼也不知道啊！你是被潘金榮騙你來的麼？」

想不到那位親切的人，竟會如此。我便把潘金榮如何照料我，並且將他薦我到蘇州

一家老夫婦的旁邊，去充當婢女，也詳細說了出來。主婦大驚：

「原來是這樣一個大掉鎗花的人！他在我面前說：有一個女子，自己情願做生意。

問我要不要？我回答他說：只消人生得好，我這裏還用着這麼一二人。所以他今天帶你來，問此人如何？於是我與他談定，留你在此做五年，我付了一百五十元。」

原來我被他賣在此地了，一向意外的親切，不過是這麼一種惡計。我一些看不出，只當他是恩人，現在越想越氣了。叫我怎麼好呢？心中十分難過，實因悲傷得過了度，連眼淚也沒有了。

「在你確是很可憐；不過我們這裏，雪白的銀錢，拿了一百五十元出去，非叫你做生意不行，況且這裏還有筆據啊！」

伊到樓下去，拿筆據來給我看。說也奇怪，這筆據上，有我自己簽的名，蓋的圖章，原來這就是間鑿金榮借三十元的時候，寫給他的一張筆據。他把銀數改成一百五十元，當時未寫年月日，我到此刻纔知道。現在是填了今天的日期。怎麼辦呢？我就是要爭辯，也休想可以出這裏的門。叫我如何是好？對那鴇母看時，只見伊低聲勸慰我起來了。

「事既如此，也難怪你要生氣。你且忍耐着做一下罷！日後說不定有什麼好機會啊！」

鴉母帶我到樓下去看時，只見客堂裏有一個臉黑身肥的漢子，在那裏打五關，此人年約四十上下，像是鴉母的丈夫了，鴉母引我到旁邊一間，先與幾個女子招呼了一下。

這一天晚上，樓上房間內有一桌酒，客人來了約六七個，樓下的女子們，一齊上樓去的。唱的唱鬧的鬧，我與鴉母睡在一張床上，無奈樓上鬧得睡不着。那白天打五關像是鴉母丈夫的人，竟不見了。

第二天早晨，吃過了粥，時候在十點多鐘，鴉母出外去了，於是幾個姑娘們，漸漸的談起來咧。據伊們講：這妓院，開得還不長久，鴉母在七八年前，本是上海么二堂子裏出身，後來被蘇州一個醬園小開，娶了伊來；不到三四年，那小開死了，族中不願留伊，伊便拿了些錢，在此開設妓院。昨天打五關的漢子，也不算伊的丈夫，又不算伊的什麼，不過天天在此出入着，此人是靠賭吃飯的。

下半年，鴉母回來，要我今夜出去接客。我就拒絕伊，只是推託：要等與潘金榮見面後，問一個明白，纔可以答應；那知鴉母不許：

「你怎麼說出這些不講情理的話來！我們這裏，是花了大洋錢把你弄來的；你若說話說要和潘金榮講，將來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的啊！」

這一夜八點鐘光景，來一個穿寧綢袍子的客人，聽說是在什麼機關裏辦事的，年紀還不到四寸，頭頂上禿了一堆，眉毛極濃，皮色深黑。先是一個叫白蘭花的妓女陪伴着，搗母無論如何要我也去，我實在抵不住，只得上樓了。

那穿寧綢袍子客人，正靠在一張椅子上，口中亂說亂話，一見我進去，臉上便微笑着：

「噲！，天仙下降！伊也是家裏的人麼？從沒見過啊！」

他問了白蘭花。

「是的。還是昨天來的咧，伊叫鳳娟，請你老人家照應照應伊罷！」

「噲！原來叫鳳娟；鳳娟過來！」

說時，懷中摸出香烟匣來，授一枝給我。

「我是不愛香烟的……」

我遞了香烟給他，劃火柴給他自己吸，那客人吃了一口，

「其味無窮！你一點火，香烟都變味了。」

「呀！楊老！你說這些話，打算把我怎樣呢？哈哈！」

白蘭花在這姓楊的身上，捏了一把，那人故意的跳起來道：

「下次不敢！下次不敢！我在此陪禮了！」

他對白蘭花，作立正姿勢，舉手行一個軍禮；我在旁邊看着，心裏已經難受了。

十四 酒

姓楊的客人下樓去了。到他回上來時，鴛母差人來叫我下去。我心頭亂跳，暗暗猜疑，徐徐由樓梯上下去。

鴛母橫在烟舖上，勸我接那姓楊的客人：「女子生在世上，宛如一朵花。開放的時

候極短。在開放時，却有人肯來賞覽；到一散，旁人就頭也不回了。人家很願意向你來纏繞，你若以為羞恥，不懂處世的道理，便是大大吃虧。一味嘴裏說着堅強的話，徒然使額上皺紋增加，有什麼意思呢？世界上再也沒有男人那麼壽頭壽腦的了！只消你對他有所說有笑，錢是儘多儘少肯拿出來的。」伊說了一下，還把自己經驗上所得到的實例，舉幾條出來說給我聽。我賣到這裏來，自己全不知道，是受潘金榮之騙。筆據也是偽造的。蘇州我雖一切不熟悉，這裏附近，總也有警察署的。去一聲訴理由，我自然就可以皇然走出這大門去了；不過潘金榮雖是惡人，到底有恩於我，他雖給我上當，我恩是的確受過的，我不能把這恩人去告發他的罪。我既是一個被世上所拋棄的身體，那也隨便罷！

我一時自暴自棄起來了。

「這酒給我喝了罷。」

我即忙把桌上喝殘的半盞酒，斟在杯中，連喝三杯。搗母嚇得呆了，凝視着我，動

也不動。

不能喝酒的人，強把酒喝了下去，自然在肚中燒得很難過，眼睛裏只見房屋在那裏旋轉，身體搖搖不定。鴛母倒擔心起來了，

「怎麼樣呢？不要跌了！橫一下罷！」

「不打緊！我去了！你隨便吩咐我做什麼，我一定答應。」

怎樣走上樓梯去的，連我自己也沒明白，走到房間裏去，坐在他們食桌旁邊，姓楊的與白蘭花都很吃驚；

「你方纔要我吃烟，我現在要你喝酒，我們賭這麼十大杯罷！」

我忙把茶杯倒空，斟一杯，自己先喝乾，又斟一杯放在姓楊的面前，他竟不敢接手。

「怎麼樣？堂堂一個男子，不會喝酒樣？你不喝，我來罷！我今夜打算喝到天明咧！」

移過酒杯來擎到嘴邊，一半已潑在桌上了。

白蘭花湊到我身邊。

你方纔沒有喝酒，怎麼已經醉了？是在樓下喝的麼？」

「是的。你別阻擋！放我再喝一杯罷！」

「你可以這麼喝得多麼？那麼只此一杯，不能再飲了。」

伊擎一只小酒杯，斟酒給我，我一口氣喝乾，要伊也喝。其時鴇母不放心，從樓下

上來。

「鳳娟！你不能再喝了。不會喝酒的人，一味亂喝，是傷身體的。」

「這有什麼要緊！傷身體就傷身體罷！」

頭一仰，幾乎跌倒，幸虧一手撐在桌上，方把身體支持着。

「楊老！這小孩子不懂規矩，你原諒一點罷！」

鴇母對客人說着。

「不妨！鬧着有趣一點！」

說時，正正衣襟。

下面有客人來的聲音，鴛母急急到樓下去了。

樓下一陣鴛母的笑聲，和着三四個客人的足聲，從樓梯上上來，到對門一間房裏去了。我的腦袋，痛得像劈開來咧。

對面房間裏的客人，大約是在那裏喝過的了，都已醉着。忽而唱空城計咧，忽而喊五香白糖粥，鬧得十分厲害。鴛母的聲音，也雜在裏頭。

「楊老！那麼我把鳳娟交給你。伊實在已很醉着。」

白蘭花把我的手鈞在伊肩上，送我到後面小房間裏去，叫我躺在床，然而總睡不着。歇了一下，姓楊的進來了，他給我吃了人丹。

「如何！還很難過麼？就會醒的！」

他脫去那寧綢夾袍子了。

時辰鐘的聲音是聽得的；但是模模糊糊，不知打的究竟幾下。

十五 酷肖

姓楊的，到明天朝晨就回去。

我醒來，又是頭重，又是含羞着怕見樓下的人，所以躺在床上不敢起身，獨自想着，便覺得這變化多的身上，非常悲痛，就哭起來了。

女僕來催我起身，我拭拭眼淚，走下樓去，那鴛母和白蘭花和其他的女子們，正在那裏吃粥。我雖也和着一起吃，但是宛如喝着泥水，一點沒有滋味。

我在未踏濕這腳以前，却什麼都守身如玉；此刻事已至此，將來可見很黑暗了。既是髒污的身體，從此便自己自動的去接客，什麼都做了，在同輩之中，居然成了一個占些勢力的姑娘咧。

爲着有了我，這妓院的生意，頓時熱鬧起來，連鴛母也很拍我的馬屁，我若略爲發

發脾氣，伊也裝做不見不聞了。

在我二十歲的十一月裏，大觀戲園裏，開演京劇了。我也被客人帶着，前去看戲。這戲，是全本楊家將，我在幼時，却零零碎碎看過二三次，全本的，此刻還是初次，所以別說好看不好看，連情節也不很明白。不料見劇中一個小生，我就大吃一驚，他那一雙細長的眼睛，和鼻子的形狀，以及聲音，真與我一刻不忘的頌棠，絲毫無二，實在酷肖之至。難道頌棠做了伶人了麼？天下決不會有這樣酷肖的人的！

一打聽客人，方知這伶人，叫做小素雲。

我目不轉睛的看到他下場。後來曉得這一個角色，下面不出場了，我也不再着下去，就此回去咧。

這第二夜，我硬拖客人去看戲。小素雲這伶人，無論怎樣看，實在像得太厲害了。不知怎樣的心裏務想要和此人會一會。第三天晚上，在十點鐘後，我獨自一人去看戲。恰巧遇到一個熟的案目，就給他兩塊錢，低聲告訴他我要和小素雲見面，那案目居

然像是老做這種事的，立刻答應了，就到後臺去，不多一刻，便出來說：

「小素雲，就住在橫馬路那小客棧中，他說：散戲後，你在那邊等候好了！」

他輕輕的說完就去。臺上只有兩三場就可以完了，我坐立不定，很爲焦急，後來好不容易演完，急急擠下樓去，由人叢中潛出了門，便趕到街上。

依着指定的話，走到橫馬路，當真瞧見那小客棧。我便立在暗中，等候小素雲回來。前面過來的人，像是小素雲，急忙迎上去時，心頭一跳，又退了二三步，小素雲微笑着：

「方纔叫仁生寄口信的，是你麼？這裏來罷！」

他很要好的說着，幾乎要與我攜手同行咧。我跟了小素雲上樓，樓梯上一個人，把我從頭至脚的瞧着。

小素雲住的是一間小小的房間，一兩只箱子外，還有幾只圓籠，桌上都是些吃殘的

糖食等類。

小素雲坐下來，也叫我坐着，我一看他臺下的臉，反更豁肖頰棠，要使我想起在杭州新婚時代的事情來了。

「你在什麼地方？」

他說時，立起來，掣了許多糖果，放在我面前。

「我叫鳳娟，就在同春坊三弄第三家的。」說時，便把那糖果吃着。

「我白天沒有事，很冷靜，你可以常到此地來玩玩！」

「一定來的。」

於是說話便移到戲劇上去。這一次，他們一班人，來到此地，生意不行，因此前後臺意見不合。又談了些後臺各人的笑話，再叫常常多邀幾個熟人去看戲。

我雖不想回去，無奈時候已不早，便別了小素雲下樓，樓梯下一個茶房，我也給了他幾角錢，然後走到街上，乘車子急急忙忙回去。

明天，朝晨吃完了粥，在十點鐘左右，又到小客棧去望小素雲，小素雲剛起身，正在洗臉，談了一點多鐘纔回去。

我從此以後，一天也不能不看見小素雲的臉了。屢次去探訪他，兩個人便交情深起來咧。

在南陽里附近，有一個熟識的老婦，所以常常到老婦家中，託伊去喚小素雲來的。小素雲時常五元十元的向我取去另用。我問他爲什麼要這許多錢？他總說：戲館中生意不好，發不出包銀。究竟怎樣？我也莫名其妙！

我雖客人很多，錢是不到手的。所有的錢，也是私下向客人要來的，所以實在沒有錢。於是便負了債，并且我與小素雲的關係，弄得誰都曉得。客人也從此減少了。

十六 逃

搗母有一天喚我過去說：

「鳳娟！你近來聽說和一個什麼唱戲的，很熱着。雖是我們吃這碗飯的，不見得會規規矩矩；但是和唱戲的一有關係，不好聽。你別一時糊塗，快打斷了這種念頭罷！你是聰明人，總曉得這是有損無益的啊！」

伊說得很鄭重；然而我總打不斷這條心，不過口頭答應罷了。當場敷衍了過去，隨後又暗暗去會小素雲。

這一天，小素雲來是來的，與平常不同，臉上很不快，似乎有什麼心事，我自然擔心：

「你做什麼？難道身體不舒服麼？」

「身體倒沒有什麼不舒服；不過從此非和你分離不可了！」

說時，低頭沈思。我便湊過去；

「到底怎樣一回事？你且說一個明白啊！」

我把手攔在他肩上，他方始抬頭：

「只因戲園子裏，明天要停鐘了。我們一班人，已經決定往南京去演咧；不過我一個人，打算要回上海去，所以不能不與你分離了！」

「既是如此，何不帶我一起到上海去呢？但是被你老婆知道了，是不行的。」

「那裏！我是沒有妻子的單身漢。你既願意，我們就此同行罷……」

「很好！你是真話麼？」

「爲什麼要騙你呢？」

想到一同到上海，便可以與他做夫妻，怎麼不喜呢？不過到籌畫怎麼走的時候，暗想空手總不行，要想法子纔好啊！忽然心中想起一個姓喬的醫生來。此人年近六十，本領並不見得好，病人也不多，靠着以前有些貯蓄，所以很舒服的度日着。

姓喬的，是我這裏的老客人，錢也用得爽快，人又和氣，從來沒有向我胡纏過。不知怎樣，我一見他的面，總覺討厭，沒有好言好語對他的，然而他還是常來走動。

我向不和這姓喬的多搭趣：一來看他不像肯拿出錢來，二來實在那副神氣，叫人難

受：不料今天一個電話打去，他立刻就來。我自然把迷湯亂灌，老頭子喜得眉花眼笑，我趁此機會，就說：

「喬老！我弄出一樁尷尬的事情來了……」
似乎說不下去，臉上頓時做成憂鬱之狀。

「呀！什麼事？你且說來啊！」

自然要說的，便說：

「是這麼一回事！我上海還有一位姑母，近來病得很厲害，寫信來問我要錢，最少要這麼七八十元。我一時那裏有這一筆錢呢？姑母又是一向待我極好的，總不能不應酬他，因此我非常掛念，實在無法可施！」

我如此說了一場謊話，姓喬的信以爲真：

「原來如此！你還有什麼姑母，我到今天纔曉得。既經這麼爲難，我來給你罷！你一定寄去！明天我送來便了！」

「累你擔心！實在很對不起！」

「一點屁錢，也沒有什麼對不起。」

我真是造孽。這一來，銀錢是不用担心了；不過臨行之際，若被鴿母知道了，那還了得，非很巧妙的逃去不可。我只是把這方法想着。因此當時喬老頭子說什麼話，我一點沒有入耳。

喬老頭子住了一夜，明天早晨回去，當真不失約，送八十元來了。我再到那老地方去，叫了小素雲來，決定明天乘火車赴上海。我若無其事的回去，一到明天，身上多穿些衣服，候准了時刻，由後門出去乘馬車到火車站，小素雲戴着一頂外國帽子，遮到眉際，鬼頭鬼腦的立在那裏，我默默走過去，對着牆壁，低聲道：

「還早麼？」

「再有二十五分鐘，纔得開車。」

我怕有什麼人追來，心中着急得不得了，急忙買了票，一回兒火車已到，我們乘

入三等車內，不久，也就開咧。

十七 借光

小素雲的家，聽說在馬立司路，所以我一到上海，便打算到他家裏去了；但是小素雲說：

「此刻馬上到我家中，恐怕蘇州有人追來，事情就要失敗，你且暫時在我熟人家裏住幾天。那是我的朋友，叫打鼓老三，住在六馬路，夫妻倆都是很好說話人：：」

不錯！是的！鴇母曉得我逃走了，一定知道是和小素雲同行的，那麼第一就要到上海小素雲家裏去耍人，還是暫時在六馬路打鼓老三那裏躲一下罷！小素雲便送我到六馬路，我們是乘五路電車到大新街下車的。

一下電車，二人轉灣，走到一家門口掛門帘的人家，小素雲就進去。

「老三在家麼？」

走 馬 燈

便有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婆出來。

「唷！原來是你！多時回來的？」

「剛下火車，一脚來的。老三不在家麼？」

「在家！睡着。叫他起來罷！你坐啊！有同來的人麼？一起請坐罷！」

我踏進去一看，見壁上都貼着戲單，還掛着一把胡琴。

裏頭一個大呵欠，出來一位頭頂光禿禿的肥大老人，手裏還拿一根短旱煙管。

「呀！老九麼？」

又對我看着。

「請坐請坐！此地地方髒得很。」

我便立起來招呼。

小素雲一介紹，雙方說過幾句客氣話，打鼓老三道：

「聽說蘇州停了鏢，到南京去了，當真麼？」

「實在生意很不能叫座，再加天又時常下雨，竟做不下去了。我打算年內休息一下，明年新年裏再搭班子咧。你那裏生意好麼？」

「那裏那裏！也很不行，近來本戲也不賣錢了。拆帳的生意，竟拿不到錢。有人邀我游戲場去，所以我把滬舞臺辭了；但是游戲場裏，還沒進去。現在只是空着。」

於是小素雲便把我的事情，付託打鼓老三，老三一口應承，老三的老婆也說：

「不嫌我們這裏屋子髒，儘不妨只管住在此地。」

說好之後，小素雲旁晚回來了。閣樓上，有一間低矮黑暗的房間，拿來做了我的臥室。

小素雲每隔一兩天來一次。蘇州鴉母處，在我逃走後的第五天，到小素雲家裏去找過人的；無奈不見我的影蹤，便只得空手回去了。

如此過了年，到正月中旬咧。小素雲來時，我便催促他，要他快些領我回去，小素雲以爲蘇州再會突然派人來找人也輪不定，還是且在老三家裏住這麼一二十天，再作道

理。我一想也不錯，便依了他的話。過了二十天，又向他催促，他還是這麼回答我。

有一天，正在二月底左右，我在樓下，與老三閑談，忽然小素雲來了。

打鼓老三恰巧家裏有酒，再在櫥內搬些小菜出來。

「老三！什麼事？你請起客來了。」

「這那裏是請客！不過有現成的酒，我們倆把他喝完就是了。」

老三忙斟滿兩杯酒，我也在旁坐着。

忽然有人掀起們帘：

「借光。」

是女人的聲音。小素雲不知怎麼，慌忙立將起來，原來外面進來一個二十五六歲光景的女子，先對我瞧了一眼，便走到小素雲面前，說道：

「我原覺得近來的神氣很怪，所以今天跟你到這裏，鑽進這洞裏來了。不知是那裏來的妖魔精怪，你倒和伊一同喝酒，真把人氣死了。喂！老三！多謝你！你倒替他藏着

人，我一定重重謝你就是了。」

伊發狂似的鬧着，定是小素雲的老婆了。小素雲在蘇州時，自己說是獨身，那知是誑話，我竟上了當了，所以他不能把我帶到家中，要留在此地啊。我一時呆咧

「這裏是人家家裏，你有話，回去說便了。」

小素雲大約對着我與老三，很不好意思，便握着拳頭，在婦人身上亂打。

「好！你打！一年到頭，窮得飯米天天弄不到手的，你倒還要裝場面麼？你既愛這不要臉的賤貨，只管把我打發走好了。」

婦人漸漸鬧得厲害，老三勸着，便與素雲二人一同出去。附近的隣人，都在門口探頭探腦。

十八 一二百元

這麼一鬧之後，小素雲四五天不見面。據打鼓老三的話，那小素雲的老婆，以前是

唱梨花大鼓的，曾在某遊戲場唱過，此人嫉妬心極重，夫婦二人的吵吵鬧鬧，是常年不斷的。

我既知被小素雲所騙，自然又氣又憤；但是看上了唱戲的，我自己已經先錯了，倒不如趁此機會，與他割斷關係，決定我身體的前途罷！我正在樓上獨自想着時，小素雲忽然來了。

「前天很對不起你！想你一定很生氣了。伊雖不是我的老婆，無奈一向強占在我家中，總也趕伊不開，伊自以為是我的老婆，我真討厭極了；不過我對伊，很有種種關係，無法弄掉伊的，并且伊只是這麼跟在我背後，發狂似的胡鬧，叫我那裏還可以做人呢？我真沒有法子了！」

他說得很巧妙的還要把我哄騙，我那裏肯再上他的當。

「有什麼對我不起？你既有正式的老婆，再好也沒有了。當初深信你說着無妻無子，逃到這裏來，本來是我瞎了眼瞎了。」

小素雲故意搔搔頭說：

「你這麼一說，叫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談呢？但是斷不是我有惡意要來欺你，我正在想驅逐那婦人之時，不料已鬧出前天那種事來了，我沒有把伊的事情，預先說明，却是我的不是。」

他又用嘴來任意亂說。越是要辯，越使我難受了，所以我旋過頭去不做聲。

「鳳娟！我想和你商量一句話，就是那婦人，方纔也說過了，我與他有許多關係，不能空手叫伊走，如果有這麼一二百元，給了伊，就可以打發伊走了。如何？你有法子可想麼？」

他到底露出真相來了。我又不是搖錢樹，別說一二百元，沒有弄處，就是一二元，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他提出這種話來，無非想把我的身體，在什麼野鷄堂子裏去押這麼一二百元，想到手這錢罷了。我已看得明明白白。

然而我此刻決不能不願意做生意。蘇州帶來的幾十塊錢，雖還留着些，到底斷不能

只是住在這裏吃白飯過日子的，非把身體去換錢來不行，所以答：

「很好！這錢，由我來籌備好了，你過四五天再來罷！」

小素雲便臉上很安心似的說：

「你能夠如此，那是伊也一定沒有話說，可以立刻走路，然後將你就接回家去，所以這也是你我二人的事，你好好設法罷！」

「呀！你錯了！我雖是去弄錢來，並非要驅逐你老婆，纔給你錢的，這一筆錢，無非叫你以後與我斷絕關係罷了！」

「嘎！什麼？與我斷絕關係？這是什麼緣故？我這麼說着，你還要疑我麼？」

他仍是裝做正大光明的說話，還過來要握我的手，我急忙推開。

「你也不必多費心思了。一句話也不多說，爽爽快快分開的漂亮啊！今天你回去罷！我對你，並不掛念，你對我，也沒什麼掛念。」

拆白手段到了這步地位，已無法可施，小素雲怕錢有變卦，就回去了。我若撇不掉

他，那就把我的身體，去換了錢來供給他，一次兩次三次，直到我只剩幾根骨頭時，他還要吸骨汁啊。真是個可怕的男子啊！

我心中很覺不快，小素雲回去後，打了一點酒來，獨自喝一個大醉。

到咽喉渴時，醒來喝了些冷茶，細細一想：覺得同是賣身，與其在內地天天接近些曲裏曲氣的客人，我情願在上海做生意了。這應該和誰商量呢？蘇州既是沒有做生意了，這應該和誰商量呢？蘇州既是沒有做滿期逃走的，我若胡亂託人，蘇州一曉得，必定起交涉。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而想起虹口的潘金榮來了。若是託他，那就即使蘇州不答應，好得蘇州的錢，都是潘金榮自己用去的，總要替我設法的啊！我的弄得身體如此，他一定吃驚的啊！

這一天晚上，到潘金榮家裏去了。

十九 勞合路

我推門進去，潘金榮正出來，在燈光下一看見是我，大為驚慌，倒退了一二步。

「噢！不是鳳娟麼？」

他非常奇怪着。

「是的。好久不見了！」

「且請進來！」

我踏到客堂中，就把帶去的一黃籃水果兩匣茶食遞給他。

「呀！還要費你麼？我實在很難爲情，沒有面目見你了。那時節只因手頭一時短了些錢，無法可想，所以明知是不應該做，也就做了，你一定非常生氣的。我總打算等景况舒服一點，就要來接你，我老婆也時常把我這麼催促着；無奈手頭還是不很寬展，所以只是延擱下去了，真是對不起得很！」

這花樣很多的老頭兒，雖不能深信他心中當真對不起我；但是此刻就是去怪他，也毫無用處，還是我目前的事情要緊啊！

「那些已往的事，且別提罷！今夜是另外一件事，來求你的……」

「噯！你這麼叫我別提，更沒有臉了。那麼你此刻有事來見我，到底是何等樣的事呢？」

「請你介紹我在上海的妓院中做生意罷！」

潘金榮幾乎疑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什麼？你自己要做生意？那麼願意到那些下等妓院中去麼？」

「野鷄堂子也不要緊，你千萬荐我去罷！」

「現在託我的，却有二三家；不過你爲什麼自己願意去做呢？」

於是我把在蘇州時，如何與小素雲逃到上海，現在打算給了他錢，割斷這個關係等話，一句也不留的說了出來，又道：

「因爲這種緣故要來求你，若是蘇州一曉得我在上海什麼地方，他們一定會來干涉的，應當怎麼還他們錢？必須請你去辦交涉了。」

「蘇州一面，你不用擔心！實在自從你一逃走，他們就來向我說過話的，我便對他們說：那麼樣一個絕色女子，做了這許多日子，那一筆錢也早已可以鈎消了，還來向我胡鬧做什麼？這一來，把他們嚇退咧。況且蘇州的錢，全是我用的，此後即使有什麼糾葛，總與你絲毫不涉！」

「那麼蘇州的事，一切託你去對付；上海的事，也請你留意罷！」

「現在雖沒有一定的地方，總之照你這種面孔，是無論那一家都沒有不歡迎的。」

「呀！你別和我說笑話啊！」

「不是說笑話！明天就替你去便了。」

「諸事拜託！」

第二天晚上，又到潘金榮家裏。這一次，他老婆也在家了。很難爲情的向我再三道歉。潘金榮便提起：勞合路□□里的一家，要看看我，叫我同去，於是就同潘金榮二人到勞合路去了。

說話就在當夜談定，我獨自回打鼓老三家裏去，過了兩天，一切手續都辦妥了。訂定的是三百元做三年。

小素雲一面，照那天的話，給他二百元，從此斷絕關係。再送了些錢給打鼓老三，又提些中費給潘金榮。

這一家野鷄堂子，雖是很小，熟客倒極多的。我進去之後，從沒遇到過有一天生意清淡。

有一個與我姊妹似的親密着的小梅，伊有一位姓林的熟客，某夜，姓林的帶一位姓浦的熟客來，做了我了。這姓浦的，年約四十五六，說是洋貨店的當手先生。

姓浦的，酒也不會喝，說話也不多。並且一些沒有討厭的舉動，因此我比着普通的客人，更待遇得他好些。

從此以後，姓浦的每隔三四天，必定獨自來一次，不知是究竟怎麼大的一個大商家，錢實在有很多。

這麼過了兩個多月，不知怎樣他有十多天不來了。我也正忙着，竟把姓浦的忘掉的
咧。

歇了幾天，他忽然來了。

「怎麼許久不見啊！我當是你把這裏忘掉咧！」

姓浦的仍舊是那麽老老實實的樣子。

「店裏有事，到漢口去了一趟。」

身邊摸出一張報來，一壁喝酒一壁看報，一句笑話也不說。他這麼來玩，有什麼興趣呢？

「報上有什麼有趣的事麼？」

「沒有什麼好玩的事！」

他本來是個很陰沈的人，今夜更來得冷寂，有時還微瞞着。

「我很愛你！你願意死麼？」

突然問我這句奇妙的話，我怎麼不驚？

「什麼緣故？」

「沒有什麼緣故，不過問問你罷了！」

我心裏很嚇，後來便戰戰兢兢的上床。

二十 白刃

我以為自己沒有睡着；那知是睡着了。忽然覺得手上觸着一件冷冰冰的東西，我睜眼一看，見姓蒲的坐在床上，右手明晃晃的拿着一柄刀，我驚得跳將起來，飛也似逃出房門。

一時叫也叫不出聲，兩足顫抖着由樓梯上滾也似的下去，這聲音一響，便有三五人趕到我房中了。

大家到我房中看時，大聲呼「不好了！」我仍在樓下混身發抖。原來姓蒲的滿身是

血，握着短刀，仰臥在床上，房內一陣陣的血腥氣，他割斷了喉管死咧。

於是這堂子大鬧起來，報了捕房，弄得很亂，死尸由驗尸所載去。他黃昏時問我：「高興死麼？」那知是這麼一種覺悟。我又想起了他是個常來的客人，倒也不見得像死了一個陌路人，心中不免有些想起他來。

仔細一打聽，方知這姓浦的，因聽信了友人之話，去做投機生意，這實在是他失敗的大原因，賬簿上便生出了大破綻來，要想彌補時，不料買了就跌，賣了就漲，漸漸陷入深處，筆下已在帳簿上遮不過來，因此自暴自棄的到這裏來了。近來店中要結賬，他的弊病已保不住，便打定主意自殺。到要死的時候，還打算拖我去做他地下的伴侶呢；不過我房間裏鬧出了這一件事以來，到底受他一點影響的。

後來也沒有什麼變動，我在這堂子裏過了二年，所謂近墨者黑，我雖吃了這碗飯，倒也不覺得怎樣了。

夏天的某夜，有一個客人來，指着名要我，我無論怎樣想，實在覺得他是個從來沒

有見過的人。此人年約三十一二，長得面貌很端正，衣服也極考究，不像是個到這種地方來玩的人。

這客人姓奚，聽他的口氣，像是什麼礦山上做事情的，常常講起到過山西陝西等處，用錢也很爽快。

過了三日，他又是獨自來了，他的住宅，說是在靜安寺路，他說得非常有勁，並且使我很快活呀。

來過了五六次後，有一夜，他對我笑着說：

「如何？我來娶你去罷！」

這種話，本來是客人們的口頭語，我也不在心。

「多謝你了！」

我很平淡的這麼回答着。

「但是不行！恐怕你另外與人先有了約了！我已經來不及咧。」

「我那裏有這種人呢？」

「那麼一定如此！不可取消了！」

「喂！你倒熱心得很！」

我不過隨隨便便聽着；不料他歇了一星期再來時，皮包中取出一束鈔票來，放在我面前：

「這一點錢，總夠替你贖身了；倘缺少，下一次再帶來罷！」

這麼一看，不像是戲言了。我對姓奚的臉上看看，又對鈔票看看，他說：

「明天你把此事辦好，今夜我有事，要回去了！」

坐也不會坐定，他就此去了。

第二天，我叫了潘金榮，潘金榮與本家交涉，談妥後，等了一下，姓奚的也來了。

「怎麼？談定了麼？」

「是的！隨便什麼時候，可以出這裏的門了。」

「既是如此！那很好！現在最要緊的是去租一所房子。這幾天，只好在什麼旅館裏去住一下罷！」

於是大家商量起來，目下擬在打鼓老三家裏暫住。向老三一說，他一口應承，說隨便你要住幾天，於是我如開籠放鳥，就到老三家。

老三天天替我出去尋房子，居然在梅白克路，找到一所空屋，房金每月二十八元，小租三個月，向姓奚的說時，他即道：「這是你住的，你合意就好！」

因此忙把他租定，先拿來打掃修飾一下，在未雇定下人以前，由老三的老婆去幫忙，購買家具等，足足忙了三四天。

直到一切東西完備，女僕也雇定了，老三的老婆纔回去。

二十一 意外

我宛如換了一個人了，從此很舒服的度日咧。姓奚的，有時竟接連着十天二十天不

來，他常說：爲着礦山的事，時常要到各處去走走的。打鼓老三夫婦，常來走動走動，聽說小素雲到煙台搭班子去了。

老三的老婆，常常碗裏盤裏裹，裝些食物來送給我，又說：

「你在熱鬧的地方住慣了，現在突然一個人這麼度日，不是很冷靜寂寞麼？」

伊近來對我格外的要好了。

「冷靜寂寞，倒還好；實在太沒有事情做，覺得無聊得很！」

「當真如此！所以一個人，還是忙得口中只是怨恨着的好。」

「是的！」

伊又笑嘻嘻的對我說：

「你只是坐在家裏，不但乏味，而且身體也太不活動了。應當要出去走走，我來陪

你看影戲如何？」

「好的！」

我也不見得十分想去，伊既邀我，到底不便拒絕的，就在卡德路的影戲館去看罷！好在路並不遠，回來時又不費多少時刻的。

叫老媽媽看守了門，我二人乘了車子前去，不多一刻，已到那邊。

我在老三家裏住的時候，新世界大世界就在附近，怎奈我怕被蘇州的人撞見，因此一回也不敢踏進去過，現在難得到這種熱鬧地方，不免又要想起在蘇州時去看戲的情形來了。

影戲館的門口，電燈很亮，畫着許多廣告：或是凶漢正在殺人，或是火車的衝中，跳出一個美人來，或是猛火之中，立一個頭髮蓬亂的女子，花樣很多；買了票進去，就聽得有音樂之聲。

我們便在樓上坐定，見樓上的觀客，也大半是青年男女，看他們的神氣，都像是在附近的。

片子是什麼呢？是美國片子：某富豪的家中，繼母把前妻所生的女兒虐待着，一樣

樣想出難題目來叫伊做。這片子的名稱，叫做「異腹母女」。後來這女孩子，到底受不住，便逃出家來，賣花度日。其中忽而有惡漢出現，忽而有忠僕出現，無論是外國，是中國，人情總是一樣的。我想了自己，比他人，不禁胸頭難過起來。老三的老婆雖還想下去，我已經強拖着伊，不願看完，就此出來了。

我們也不叫車子，二人在街上徐步，一壁談話，一壁回去，忽然見道旁有許多人圍做一團，我一想：不知是什麼事啊！便從人叢中捱過去看時，只見一個穿短衣服的六十多歲老人，一把扭住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在那裏罵：

「不要臉的小孩子！你吃了就逃，想不出錢白吃麼？照這樣子，我那裏還能做生意去啊！到巡捕那邊去！」

老人舉起那皺皮的拳頭來，在孩子身上亂打，孩子哭着：

「伯伯！你饒了我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孩子說罷，對老人叩頭，旁邊有一副餛飩攤。大約是這孩子白吃了餛飩想逃，把他

捉住的。

「不行！不能饒你！你既沒有錢，爲什麼未吃之前，不先對我說明？我或者也會饒你吃的！你倒大模大樣，吃了三十只餛飩，還要嫌我醬油太少。到後來，就此想一逃了事，我可以饒你麼？饒了你，將來我們做小生意的不曉得受多少累咧！」

說罷，又是一陣亂打。

我對這孩子臉上看看，竟熟極了。在那裏見過的啊！仔細想時，方始想起來了。同是事出意外，我不禁混身亂顫，現在被毆的孩子，確是頌芳啊！是我的小叔頌芳，雖非一母所出，實在是頌棠弟弟，是呼我爲嫂嫂的頌芳！

不要是我看錯了人麼？細細看時，的確是頌芳！那麼頌芳爲什麼會到上海來的呢？頌棠失蹤以來，這孩子便是顏氏繼續後代的人啊！他明明是嘉章綢緞鋪的小老板，怎麼會一個人在此地，而且是吃了東西不付錢，被人毆打，實在奇怪極了！難道繼母怎麼樣了麼？嘉章依然很發達麼？

我丈夫的失蹤，也全是受了這繼母的虐待，真是個可惡的繼母！仇敵一般的繼母！伊腹中生出來的這頌芳，自然也很可恨，繼母若是沒有這孩子，伊也用不着想出這些惡計畫來了啊！然而現在在這街路上，當着大衆，被挑餛飩担的人痛打，我到底不能假裝不見。或者一問頌芳，可以知道頌棠的消息也論不定。我想定了念頭，便向老三的老婆低聲說了幾句，叫伊去救助這孩子，給了伊二角洋錢。伊便分開衆人，走到老人旁邊去了。

二十二 嫂子

老三的老婆從人叢中走進去時，那些圍着的人們，便在那裏瞎議論：

「噲！這老太婆趕過去做什麼？」

「這定是小孩子的母親！」

「恐怕是賣餛飩的老婆罷！」

打鼓老三的老婆，立在賣餛飩老人之前：

「這孩子不給你錢麼？」

賣餛飩的對老三老婆一看，左手在鼻上擦擦。

「是的！他若肚子餓，要我施給他吃，我也不是辦不到的；他倒來搭足架子……」

「我明白了！現在我來替他還錢，你就放了他罷！」

賣餛飩的老人，頓時現出笑臉來：

「很好很好！只消付了錢，就沒有話說；我本來不想打他，實在生氣極了……」

「這是我鄉鄰人家的孩子，我來付了錢，帶他去罷！」

把二角洋錢授給老人，老人睜大着眼睛；

「那麼找頭……」

「就攔了你做生意的工夫，找頭不要了！一齊給你罷！」

「那是對不起了。」

他把角子放在掌心看着，老三的老婆便去拉了那旁邊正在怪訝的頌芳：

「我們回來罷，你怎麼在此闖禍！」

頌芳見這素不相識的老婦，口氣似乎很親近，更莫名其妙，且跟在伊背後走去。其時圍着觀看的人，也就散了。

我在離開二三丈的前面先走，打算在什麼地方，可以細細和頌芳談一下。見那些飲食店中，都是很熱鬧，而且十分狹窄，忽而看見一家有樓的宵夜館，倒還清靜，我便回頭向老三的老婆丟個眼色，伊明白了，就跟過來。

一上樓，到一間小房間中，吩咐他們備三客宵夜；一回兒就陸續搬上來。

「頌芳！你不用客氣！隨便吃罷！」

頌芳拿了筷，對我臉上看，在那裏發呆。

「哈哈！你儘管吃好了！不會像方纔那麼難爲你的，放心罷！吃完了還有說話要問

你咧！」

煮三的老婆也勸着，他方始敢吃。不知餓得怎麼樣了，連飯帶菜，吃得很多。他本來是個有產階級的孩子，一向何等舒服，人海的浮沈，真是想不到的。我從前在父親病着的時候，也往往吃不到飯，這難道是一定的命運麼？想到這裏，幾乎要哭出來了。其時頌芳已吃完，攔下筷來。

「吃飽咧！決不是客氣！」

「是啊！用不着客氣！」

他低頭坐着。

「是的。頌芳！你還認得我麼？」

頌芳對我凝視了一下，似乎不認得，在那裏亂想。

「你忘了麼？我就是鳳娟！你家中的鳳娟！還記得麼？」

他方始明白，又驚又喜。

「呀！是嫂子麼？」

走馬燈

說罷，他覺得現在這種神氣很慚愧，便紅着臉，低下頭去。

「好久不見了！母親好麼？你怎麼會到上海來的？」

頤芳眼中，已有淚珠。

「到底怎麼會到上海來？你且說給我聽啊！」

頤芳默然，只是當心着衣上破隙處露出棉花來的地方

老三老婆在旁說：

「你應當好好向你嫂子講啊！」

「頤芳！我是你的嫂子，你什麼話都不妨說出來，我決不會對旁人說的，你放心好

了！」

頤芳就含着眼淚講將出來。

二十三 破產

杭州的嘉章綢緞舖，自從頌棠一失縱，我又離了婚，繼母便一切如願。三四年間，安然過去，只等着頌芳長成，便可以做這一家的主人。不料有一夜，隣家失火，嘉章已來不及把貨物運往他處，也被燒掉；然而不久就重新建築，外面雖與以前的嘉章別無差異，那內裏就很不對；火燒時既受了極大損害，再加惡事連一接二的發生；管賬先生收了賬來，就此捲着銀錢逃走，親戚中也曉得女主人可欺，便籠絡繼母，借了也從來沒有還過，這麼基礎一有破綻，店中生意，自然低減，一向極熱鬧的嘉章，客人竟不很踏進去的了。

其時忽而有人告欠項，原告是有名的一個放印子錢的山西人，數目是五千圓。嘉章一面，實在無人知道；但是借據上，明明有圖章蓋着。託了律師去爭，結局也是敗訴，雪白的大洋五千圓，只好聽憑他們奪去；其時有些明白：都是些一向出入的親戚們，串通着弄出來的；但是無法抗拒，只好暗暗垂淚罷了。於是店也關了，連房屋也不能不付諸他人。繼母的母家在蕭山，家裏是伊胞弟當家，無奈此人貪得厲害，一點不明白人情

的，嘉章全盛時代，他却往來着，到資產一有破綻，便不見人面，連信也沒有一封，繼母又是驕傲的脾氣，而且曉得這些事情與弟弟商量，也是無用，因此不去通知母家，帶着頌芳，搬在一所小屋子中居住了。

嘉章本來是老店，顏家又開着足有六七代了，一向照應過人家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到一衰敗，就無人肯接近。這時候，繼母口中，倒常常在那裏漏出來說：

「最重要的頌芳，還是個小孩子咧；此刻若是頌棠在旁，那就好了。」

這麼母子二人，在小屋子中，暫過那不快活的日子；忽然繼母心中想起一樁事來，自己的丈夫，有一個叔父，叫做顏花岩，在上海洋涇浜，開一爿很大的玻璃店，從前會到杭州來，見過二三次。我倒不如趕到上海，且把頌芳交給此人，將來就是規模小些，我總想使嘉章復興，現在趁還有些錢，便趕緊到上海，做些什麼小商業拿來度日罷！因此帶着頌芳，就到上海來了。

一到上海，便到洋涇浜去找顏花岩；但是店在那裏，竟不明白，既是很大的店，怎

麼會找不到，不是奇事麼？仔細在那邊一打聽，方知顏花岩那月玻璃店，却是很大的，店夥也有這麼十幾人；不過那店舖，早在前年破產咧，現在僅曉得人已往漢口去了。母子二人一聽，宛如在一顆孤樹下避雨，樹頂上又漏下雨來，一時進退兩難咧。

從此以後，往什麼地方去？也無目的。這一夜且在旅館中住宿，耽擱四五天，正在打算今後應當怎樣？不料繼母忽患眼病，叫醫生診察後，纔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目疾，恐有失明之虞，宿在旅館中，費用太大，倒不如租了房子，忍耐着靜養纔是！於是就在打狗橋附近，看定了房屋，母子二人，搬進去住着。

繼母的眼病，不容易就好，所帶來的錢，有減無增，後來打狗橋那邊的屋子，也住不起，只得搬往東新橋一所極破舊的屋中，頌芳去賣賣報，向街頭立着，聲音很悲慘的在那裏喊賣報。繼母到此，也時常懊惱，以爲：這是酷待頌棠夫婦的報應！……

頌芳這麼和淚講完，我與老三的老婆都哭着。我却是深恨繼母：把我們夫妻二人，強分開來的，實在是繼母的惡計啊！我一壁聽着頌芳的話，一壁胸中十分難過。

「原來你也很好吃過不少苦了！……此刻隨便你怎樣吃，決不會有方纔那種事了！」

頌芳低頭而聽，我從懷中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放在頌芳之前。

「這雖是一點兒錢，你且拿回去！隨便用罷！叫母親保重靜養眼睛纔是！如果有什麼困難的情形，只管到我那邊來通知好了！」

頌芳很歡喜的取了鈔票，納入懷中，我再喚堂倌，包些熱食，叫頌芳帶回去。

「你拿回去給母親，你自己的身體，也得保重纔是！」

頌芳提了包子，由樓上下去，我看着他後影，不免嘆了一聲。回去時，本來想到老三家裏去玩玩的，也有些不高興了，走到門口，便與老三的老婆分路，各自叫各自的車子回去。

後來頌芳竟不來找我，我雖想到東新橋去探望繼母的病，怎奈恐怕繼母無顏見我，倒叫伊難受，因此中止了。

二十四 捕捉

姓奚的，有十天左右不來了。難道是出門到外埠去了麼？單曉得他住宅在靜安寺路，究竟在靜安寺路的那一段，也沒有去過。打算打發人送信去時，竟無法可施；不料忽然妙奚的坐了車子來了。

「呀！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我替他拍拍乾淨身上灰塵，向他問話時，姓奚的笑着說：

「不是的！我實在太忙了。今天好不容易從山東回來，一到就到此地來看你的！」

「很好！我正盼望着咧！」

姓奚的坐在我移過來的椅子上：

「如何！我好幾天不來，你錢用完了麼？今天擺一點錢在此罷！」

皮包中取出一疊紙幣，宛如當他字紙那麼的擲過來。

「家裏也用不着許多錢，何必要這些呢？況且我這裏還有不少用剩着啊！」

「什麼話！銀錢這樣東西，略爲多了一點，決不會討厭的。你收着吧！」他說是在

礦山上做事情的，原來這種生意，竟如此賺錢。姓奚的，用錢實在真爽氣，我倒有些覺得對不起他了。

我便到外面去，取了一瓶啤酒來，開了塞，倒在玻璃杯中，給他喝。他喝了數口：

「大約是長久不喝你斟的酒了，所以今天格外來得好吃啊！」

「別說笑話罷！」

我正要拿了小刀，去削蘋果的皮時，覺得門外有足聲。

「借光！」

是很陌生的聲音。

「什麼人啊？」

我正要立起來時，發那聲的主人，已開了門進來，是個黑面胖的漢子，身上穿着黑袍子，頭上戴了銅盆帽，目光很可怕。再看門外時，有三個巡捕立着，還有一個外國人。我不禁胆小起來，立在窗口不動；那大漢子已經走到姓奚的面前：

「姓田的，是你麼？」

「不對！我不姓田！我是叫奚福生！」

姓奚的臉上，頓時發青，手中正拿着盆子上的小刀。我身體在那裏亂顫。大漢拿出一張名片來，給姓奚的觀看，姓奚的突然大驚，兩目閃閃有光。

「請你一同到行裏去一趟！」

姓奚的便發出一種乾枯的聲音：

「好！我去便了！」

不料他轉一個身，立刻舉起小刀來刺那大漢。

「好！你敢抵抗麼？」

大漢把身體一閃，避開刀子，頓時一記打在姓奚的拿小刀的手上，小刀就此落下來。姓奚的便退後四五步，拿了一只大盆子，高高舉在手中，身體靠在牆壁上。其時門外三個巡捕，已經趕將進來，姓奚的就將盆子向巡捕擲過去，確巧中在玻璃窗上，玻璃和

盆子，散做幾百塊。

於是雙方扭將起來，姓奚的將大漢腹上踢了一腳，大漢呀的一聲，倒在地，巡捕趕過來，不留心脚下有人，也跌了一交，姓奚的乘此往灶間去，要從後門逃走了。

一開後門，那知後門外也有三四個巡捕立着，立刻跳將進來，姓奚的見此情形，便回進去，於是前後被巡捕夾攻，他靠在牆上，兩眼通紅，咬緊牙子，怒目而視。

巡捕們漸漸逼近，一個趕去抱住他的腰，因此兩個巡捕圍上去，竟把他捉住。其時那女僕，縮在灶前亂顫。

「倒很費事！」

巡捕們，也有揩額上的汗，也有拾起地上的帽子來戴好的；那大漢用繩將姓奚的綁好，姓奚的已明白爭也無益，所以只低着頭不做聲；但是我一點也不懂什麼事情，所以便走到姓奚的旁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要弄錯了人麼？」

「這日後總會明白的！鳳娟！我累了你了！只要有緣分有性命，再會遇見的！」

大漢拉着繩子去咧。

「還不走麼？」

「走了！」

姓奚的，被他們帶去了。歇得不到一點鐘，捕房中又來把我叫去，我心頭亂跳的到了捕房裏，就有一個外國人問我許多話，都是關於姓奚的身上；我不很深知其細，只得從贖身說起了。留了我三點鐘，後來說可以回去了，我急急趕到家中，女僕正很擔心的等候我回去。

「少奶奶！少爺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也回答不出什麼。

「是啊……」

從此我與女僕，只是默想着。

二十五 首領

第二天，一看報上，見有姓奚的事揭載着。題目是「大盜就擒」，還有小題目說：「屢犯巨索的大盜，昨日已將首領捕獲。」其中連我的名兒，也牽連着。各報上新聞大同小異，最詳細的一段如左：

曾經犯案五次之湖北人田老二，乃某盜賊團體的首領。他組了團體，自充團長，手下有王阿虎，陳桂生，小江北，三麻子，揚毛毛等數十人。向來出沒江浙一帶，在各地打劫，屢次幸逃法網。田老二近來在上海聚雉妓風娟爲妾，住居梅白格路，改姓奚。昨日被捕房派包探鄧杏生，協同巡捕數名，前往捕捉，田老二竟欲抵抗，但也立刻擒住了。定下星期一，解公堂審問。

姓奚的照片，也載在報上。

那麼姓奚的，原來是大盜田老二了。我一點不曉得，真當他是礦山上辦事的咧。我

做了強盜的小老婆，弄得報紙上也登載出來，叫我有什麼面目看附近的人呢？我對家裏的女僕也沒有臉了啊！我只是把報紙掩着面孔哭泣。

女僕雖把朝飯搬了出來，我竟沒有舉筷子的勇氣。從此以後，叫我怎樣呢？我再也不願做生意了；然而閉着總不能度日，昨天所拿的一百元之外，還有用剩的三四十元咧，在這銀錢未用之前，我總要想定一個主意纔是啊！我正在呆想，那打鼓老三的老婆來了。

「呀！真是飛來橫禍！今天朝晨，老三一看報，突然跳起來，忙向我說明一切。又曉得你不知怎樣担着咧，所以打發我就來的；當真那姓奚的，想不到是那種人啊！」

我正是沒有人可以和我商量，便對伊說：

「現在是無論說什麼也無用了！只好算是我的晦氣！我不過只想着以後怎麼過日子了。」

「是啊！這最要緊！我看還是且到了我家裏去，慢慢的商量罷！」

無論怎樣，我一定要離開這裏了；所以說：

「那麼，只好姑且再在府上叨光一下了！」

「儘不妨！從明天起，你就來罷！」

老三的老婆就回去了。我先歇去了女僕，找木器店衣服店等人，將家具和衣服，一齊變賣去，只留五六件必須穿的衣服。再把房子，叫人頂去。這許多錢，一起併起來，我手裏有了三百元光景咧。既有此數，暫時是不會窘了。

第二天，便搬到打鼓老三家裏去，仍舊住在那間閣樓上。打鼓老三夫婦，待人倒很親切，竟把我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着。

「你不可因着這種事，便落胆！一個人，決不會永遠是惡運接連着的。」

時時將我鼓勵着。

小素雲曾經拿了我的錢去，割斷關係；所以他面皮雖老，到底有些難爲情，從此沒有到打鼓老三家中來過，現在在漢口搭着班子咧。

我當時被小素雲帶到了這裏來，並不知道小素雲是個薄情男子，以爲不久可成夫婦，只是很快樂的盼望着：所以住在牆壁很黑的閣樓上，也不覺得怎樣；但是此刻從奢華的生活，忽然變到如此，而且又是做過了強盜的小老婆，那裏可以見人，每天只是鬱鬱不樂。就是想到將來如何，也沒有適當的念頭想出來，不知不覺，已過二十多天了。

如此每天無事可做，只是虛度光陰，把種種的事情想着：那頌芳怎樣了呢？還是賣着報紙麼？他在報上見了我的事情，一定吃驚不小啊！繼母的眼病，好了沒有？恐怕無力醫治，不見得會就好罷！可憐啊！我若特地去探望，又顧着不要使繼母難爲情，便沒有去；但是雖有怨恨，我到底是伊的媳婦，斷不能假做不知，一些不問的，還是去探望罷！並且我應當儘我的力量幹去！於是我打定主意，這一天就出去了。

單單曉得是寶裕里，却沒有打聽門牌；但是去尋覓時，也未必一定找不到，因此我到了東新橋，走進寶裕里，尋覓那差不多的人家；那知實在找不到，四面亂尋了一下，去問問一家老虎灶時，恰巧有一個手捧面盆的男子：

「姓顏的麼？不曉得！姓嚴的倒就在這裏過去第三家啊！是做什麼生意的？」

他捧着面盆，在那裏想。

「也沒有什麼生意；不過那家的小孩子，是賣報的。」

「這種生意，沒有聽得過；那麼你再走到前面，十字路口，向左轉灣，走過了五六家，另有一條小弄，到那邊去問問罷！大約在那邊了！」

他這麼一指點，我也不曉得能否找到，便過去尋了。到那邊看見一個皮匠，問他時，他答道：

「那是這裏走進去第五家！」

居然明白了。我一進小弄，見第五家門口，當真一個「顏」字貼着；室內人聲很雜，一股布毛臭，由裏面直送出來。

二十六 紙錠灰

我一叫門，頓時有人開聲開門，探出頭來一望，我以爲是頌芳了，那知是個頭上插一只木梳年紀二十五六歲的女子。此人生得鼻低眼凸，很怪訝的對我看着：

「那一位？」

「這裏有一個叫頌芳的人麼？」

其時就有人推開那女子，趕將出來，此人竟就是頌芳。

「噢！頌芳！」

「呀！嫂子！」

頌芳幾乎要向我身上撲上來。我一看他顏面，兩眼紅腫着。那頭上有木梳的女子，對我們二人呆看，在那裏不明白。

「嫂子！你且進來！」

「那麼驚動了！」

進去一羣，那裏頭有五六人聚在那裏，地上有一堆紙錠灰。

「這一位是親戚麼？」

「那是你來得正好！頌芳的母親，剛剛去世，所以我們在此忙着！」

兩個婦人這麼說。頌芳便道：

「嫂子！母親竟死了！」

他指指後面的房中，放聲大哭起來。

「哎呀！母親……」

我急忙趕到後面房內，見一張破床上，繼母長眠着。

「呀！想不到會有這種事！什麼時候死的呢？」

立在我背後的婦人，便過來說：

「此事還只有兩三點鐘咧。頌芳大聲呼喊，說：隔壁媽媽快來！我不知何事，趕來一看，纔知是他母親急病，叫我去請醫生，我就把弄口的葉先生請來，那知已經沒有脈了，一點也想不出法子咧。」

「這裏的顏媽媽，本來雖有眼病，身體倒還健啊！那裏知道竟會如此！這麼看來，人的身體，竟靠不住的！」

一個四十多歲的禿髮婦人，手裏抱着一個小兒，這麼說着。

顏芳默然立在床前。

遲了遲了！我爲什麼不早些來呢？只要昨天來了，還可以會得到伊，會面之後，伊定有許多話要講的，我也自然很有許多話要講。昔日之怨恨，一齋忘去，可以互相一笑了；不料緣分薄到如此！最慘的，當然是顏芳，落魄到這麼地步，只剩母子二人，正在吃苦，還要失了他的母親，何等的悲傷啊！我想起我自己從前在上海父親死的時候，更覺得顏芳可憐得了不得。

「顏芳！你心裏必須放寬些！哭着做什麼？快些出去預備後事啊！死了人，買棺材要緊。錢，我這裏有。」

我給了他五張十元的鈔票，顏芳大喜，拭着眼淚出去了。那些隣人們都說：「你來

了，我們放心得多咧。頌芳一個人，叫他那裏弄得下呢？」

「不錯！這種時候，大人尙且還不明白要怎麼辦纔好咧！」

我殷勤謝道：

「實在對不起你們諸位！多謝多謝！你們自己家裏還有事咧，不妨回去罷！」

「那麼我們走了；如果有什麼事，隨便幾時，可以來叫我們的，晚上總要來陪夜咧！」

隣人們都回去了。

我立在靈前，對死者呆呆看了一下。暗想：這是從前何等有一位夫人，大家何等尊敬伊；那知在這髒污的貧民窟中，連藥也沒有吃，就死了。想起來，世事真同春夢咧，我不禁淚如雨下。

頌芳回來了。單單我與頌芳二人，到底還不能辦事；便託人去把打鼓老三請來，老三夫婦一到，究竟是有年紀的人了，什麼事都很想得到，一無遺漏的指揮着，第二天下午，就此入殮。

二十七 珍奇的人

從此以後，頌芳非由我接領了去照顧他不可。既經是他稱我爲嫂，我呼他爲叔，就不能拋棄不顧。於是想到最好開一個小小的店舖，拿來二人度日子罷！與打鼓老三夫婦一商談，便在西門左近去開一爿點心店，頌芳白天幫着做店裏的事，夜裏還出去念書，這種生意雖是外行的，店中客人倒也不斷，我二人的生活上，不必担心了。

頌芳對我很親熱，真同同胞姊姊一般，什麼話都肯向我直說的，我也當他自己的兄弟看待，不對的地方要訓斥的，我雖失了胞弟琴生，差不多又得了一個弟弟咧。

吃客大半的是學生，別種人也有，不過不很多罷了。我已往數年間，只是在黑暗的地方，做着污賤的職業，現在規規矩矩做起生意來，心頭何等的舒適啊！就是起早起，也覺得很高興。

我在客人回去後，收拾收拾桌上時，那赴虹口去的頌芳，喘喘的趕回來了。

「頌芳！做什麼？你莫非和人家爭鬧過的麼？」

頌芳就坐將下來。

「沒有與人爭鬧！不過突然遇見了過分珍奇的人，趕緊想回來通知嫂子……」
過分珍奇的人，是誰呢？我心中一時想不出。

「遇見的誰？是家鄉的人麼？」

「自然是家鄉的人！嫂子！你別吃驚！我遇到的哥哥啊！」

「呀！哥哥？是頌棠麼？」

我驚得幾乎要倒下來。

「是的。我正想乘電車時，要走到虹口小菜場那邊去等候，不料前面車子上，來一位穿洋裝的體面紳士，一看見我，便命停車。他說：你不是頌芳麼？我其時還不認得他，單說：我是叫頌芳，不知道你貴姓。這紳士微微一笑，說道：你忘了麼？我是頌棠！就是你哥哥啊！於是我悲喜交集，拖住哥哥的手不放了。」

顧芳說到這裏，打斷了話，旁邊拿起茶壺來，倒了半杯茶，一口喝乾。我便急急拉他衣服道：

「那麼後來怎樣？就此分離了麼？」

「後來哥哥從車上下來。說：你跟我來！領我到一家西菜館的樓上，便問我：怎樣到上海來的？母親還在杭州麼？我就把杭州怎樣破產，到了上海，母親忽患眼病，後來突然死去，嫂子此刻在西門等話，一件件詳細說了一遍。哥哥大驚，說道：我是爲着嘉章纔出來的，不料反而弄糟了。此刻我本來就可以跟你去看鳳娟，不過今天有重要的第會，不能分身，明天朝晨，一定去了。你回去向伊先說明一聲罷！」

「哥哥要來麼？那麼他現在在上海做些什麼事？」

「自從杭州出來了，在香港住了一年多，後來赴爪哇去，與一個熟識的外國人，在那邊做販賣機器的生意，大獲其利，現在在中國也設分行，哥哥是專任經營中國分行的事，在四五天前回到上海的咧。」

「原來如此！那是神氣一定很體面了。」

頤芳非常得意，

「自然很體面，留着小鬚，胸口掛了金錶鍊，他叫我時，我真不曉得是誰啊！明天嫂子見了，一定也不認得的。」

「當真如此麼？」

二人正在談話時，有兩個學生模樣的客人來了。二人似都已醉着。

「王成達！如何？方纔在我旁邊，不是有個獨自喝酒的人麼？」

「是那頭髮分得很有光澤的麼？打扮非常時髦啊！」

「是此人！此人是個英國留學生，現在在賢良女學校教授英文，近來聽說娶了一個富家的女公子了！」

「不錯！這是叫人羨慕的事！」

「但是他在學生時代，寄宿在某姓家中，曾經與那家的女兒私通，並且由盟海誓，

說：將來畢業後，可以娶伊爲妻。」

「豔福不小啊！」

「然而他到外國去留學了。此刻回來後，連消息也不給這女子，便與富家女兒結婚；因此從前那女子知道了，很怨他薄情，竟鬧到他家中去咧。」

「這種人可以做女學校的教師麼？奇怪……！」

「我要回去了！」

「那麼明天在校中再見罷！」

那王成達付了帳，二人一出門，向南北分道而去。

淡淡的燈光下，我與頌芳相對吃夜飯，吃完了夜飯，頌芳往校中去了。

夜裏雖有二三客人，一回兒也就沒事了。

二十八 冷風

我坐在燈下，細細兒想着明天的事，非常擔心。無論有人怎樣說，我到底是頌棠之妻。在這五六年很長的歲月內，我究竟不能忘掉我丈夫。這可愛的丈夫，一向懷念着的丈夫，我一想到明天可以會面，真喜得要跳起來咧；然而我已經不是以前的鳳娟了。是髒污的身體，是失去婦道的身體了。用什麼臉去會見他呢？他是個情極深的人，把什麼話都向他一直說，求他恕罪，他一定肯寬恕的；但是如此辦法，我心裏到底不安，他雖肯饒我，我良心一定不饒我的，即使做了乞丐，只要是潔白的身體，我也不用等候到明天，今夜就可以到他旅館中去訪他了。此刻怎麼行呢？方纔那兩個學生的話，恰與我相反，我雖不同那寓所中的女兒一般是私自結識，我是父母許可的正當夫婦，竟不能會面了！最好是我躲在什麼他不覺得的地方，偷偷看他的臉，不行不行！只要我心的深處，當他丈夫就得了。一見面是撇不掉的，趁今夜快些逃避罷！從此以後，我把眼淚送這麼半世罷！頌芳自然會由他領去。這麼一來，這孩子也是幸福了。既是不能會面，還是不給我知道頌棠在上海的好。唉！爲什麼會這麼巧呢？我咬着牙子，痛哭一回。然後寫一封

信，留給頌棠，無非是懺悔自身和囑託頌芳罷了。

十點鐘光景，頌芳從校中回來了。把書包放在桌上：

「哥哥明天不知什麼時候來啊？」

「是啊！」

「一定在七點鐘之前，會來的，待我早些起身，打掃打掃罷！」

「很好！」

「與哥哥在一起後，嫂子就不用擔心什麼了！」

我聽了這話，非常傷心。

「不錯！你也從此把哥哥當做尊長，什麼也不要違背哥哥的話，好好用功，將來和

哥哥一樣，成一個偉大人物纔是。」

說話那裏說得完，我與頌芳談話，只有今夜了，明天朝晨，他曉得我逃去了，不知怎麼吃驚咧！頌棠會當我是個可憐的人麼？我想到這裏，難過得胸都要破裂咧。

「頌芳！你睡罷！」

「是了！」

我與頌芳二人收拾了店，便各自上床去睡，頌芳一回兒就有鼻息了。

我暗暗從床上起來，將方纔寫的信，放在桌上，又當心頌芳不要驚醒。

兩足輕輕走出去，開了大門，一到門外，冷風拂面而來。其時鐘上正打一點。

到了街上，也沒有往那裏去的目的。若是到打鼓老三家，那是頌芳就會曉得。倒不如且在客棧中宿一宵再說。信步走去，已到城裏九畝地，前面有車夫拖着一輛空車過來。

「車子要不要？」

他跟着我走，勸我坐車。

「有租界照會麼？」

我一開口，他就立定。

「有的！到那裏？」

他問我到那裏，我一時竟回答不出。

「愛多亞路……」

信口亂說了。

「好的！」

車夫放下車來，我也不講價錢，就此上車，車夫便把車子拉着走了。

那頹棠的事，頹芳的事，我一時不會忘掉，宛如一樣極重的東西，壓在頭上，眼淚

只是掛下來。抬頭看時，天空中的星，差不多像撒滿的沙一般，在那裏閃閃發光。

我也不覺得經過些什麼地方，車子已經到了愛多亞路了。

「愛多亞路到了！在那一段呢？」

「就是此地好了！我可以下了車，自己走過去的。」

「不妨拉到弄口啊！」

不着！沒有多少路了。」

我下了車，給了車夫一個雙角子。

「不要你找了！」

車夫一定以為這是一個怪女子，對我看看，就此去了。

我暫時呆立了一下。怕不要被巡捕來盤問我，便向東面走過去。

走了一段，見一帶都是低矮的門面，門口各有一盞燈，上面都寫着某某旅館等字樣。這種小客棧的滋味，我倒沒有嘗過。其時時候已經不早，一家家門都掩着了。我若叩門進去，一定可以留我的，只消有空的房間。若是頤棠要尋我，在這種地方，到底尋不到。到了。決計宿在此地罷！一推門，

「有人麼？」

走進去時，只見一張舊桌子上，有一盞遮着報紙的洋燈。一個老頭子，在那裏寫賬，聽得了我的聲音，便抬頭從眼鏡上邊射出視線來看我。

二十九 方匣

老頭兒對我看了一下，將身體旋過來：

「請坐請坐！有什麼貴幹？」

他看了我的神氣，不當我是個客人罷？

「不是的！我打算問問有沒有空房間？要想宿一宵！」

「是啊！」

老頭兒臉色很意外，把手中的筆放下來：

「那麼請進來！」

老頭兒又對我背後望望：

「你一個人麼？沒有人一起來麼？還有人停一下另外來麼？」

「不！我只有一個人！并且我要獨自一間房間的！」

「獨自一間房間，要四角錢！」

我便摸出五個角子來，放在桌上，說：「一角錢算了酒錢罷！老頭兒就當教是個好人，自己立起來，領我到後面一間小房間內。」

雖稱爲房間，其實像一只方匣。上面有閣樓，所以很低。除一扇門以外，也沒有窗，四面都用報紙糊着，帳子上被香烟燒破的小孔，很多很多。

老頭兒把手中的臘燭火放下來，將桌上的美孚燈點了火，然後打算出去了：

「你睡的時候，把燈熄了罷！時候不早，可以睡了！」

說完，就出去了。

我對床上看時，見有一條極薄的被頭，也說不出他原來是什麼顏色了。只得勉強睡下去；但是總也睡不着。

一回兒隔壁一間房內的門開了，有兩三個人進來的聲音，也有女人的聲音。

「方纔那一家，真叫人生氣啊！」

「就是那民和里的末了一家麼？」

「是啊！起初不講價錢，一只兩只的叫人家唱，聽完了在樓上只拋下一角錢來，這是那裏的話呢？」

「不錯！那又不是什麼公館牆門，也和我們一樣，是靠身體吃飯的啊！」

「所以無怪金狗要罵人，把角子投在那個小姑娘臉上，弄得鬧起來了。」

「我在此時，自然要說：早知你們拿不出錢，倒不如我們來給你們幾個聽錢罷！」

「你沒有看見！樓上還有一個大少爺，躲在幾個女人背後笑着。」

聽了這談話的口氣，大概是在弄內唱小調討錢的人，有些像喝醉了。後來我也漸漸睡熟咧。

不知怎樣的只是做夢。地方像在蘇州我從前做着的妓院中。我好像正在喝酒，忽然頰棠推門進來，問我「爲什麼喝酒？把杯子拿來！」他從我手中奪杯子時，一看他的臉，忽然又變了，變成小素雲，懷中取出一把鋼刀來，要殺我，我逃出來，走到外面，小

素雲追着，地方又變了上海那野鷄堂子，我正想逃到小梅的房中時，小素雲已經追到，在我背後就此一刀，我哎呀一聲；不料被我自己的聲音驚醒，一看，天已亮了，我浑身冷汗。

人是醒了，似乎身上有些寒熱，總也無力起來，隔壁室內，睡得很寂然。

我此後到那裏去呢？還是到什麼荐頭店裏，去在人家做做女僕罷！我老老實實的勞動，無論何種人家，也決沒有做不成的。那麼今天且休息一天身體，從明天起，去尋覓吃飯地方罷！我橫在床上，又想了下過去的事，隔壁室內似乎有人醒可，有咳嗽聲，吐痰聲。

我的房門忽然有人推開，不知什麼人進來了。抬頭看時，見床前立一個從沒見過的老婦。這老婦，大概是這裏的主婦，我昨夜來得太遲，伊已經睡了，所以沒有遇見麼？

「醒了麼？要吃什麼東西麼？」

我便坐起來：

「一點不想吃什麼！今天身體有些不快！」

老婦便坐在床沿上。

「那不行啊！要吃什麼藥麼？」

「倒也不消！就會好的，不用擔心。」

「那麼你若要吃飯，或者到外面去叫來，或者我們這裏弄，都可以的。你關照一聲便了。」

「此刻不要！停一下再說！」

「隨便什麼時候都不要緊，你吩咐便了！你要揩面時，可以到客堂裏去揩！」

老婦去後，我便起來，到外面一看，正有兩個很髒的男子，在那裏洗面。一看見我，便低聲說着什麼，回進去了。

我過去一看，桌上有兩只木面盆，手巾已成灰色，摸上去有些發粘了，地上有一鉛桶熱水，雖覺得很髒，又不能不洗，只好洗了回到房中去。

三十 木器店

主婦進來摺疊被頭後：

「此刻覺得好一些麼？」

伊又把提進來的茶壺斟茶給我。

「多謝你！現在好了！」

「那就很好！大小姐！照我看來：你的樣子，決不是住在我們這種地方的人。其中必定有什麼緣故啊？」

聽伊很親密的問着。我纔想到女人到底容易向女人表同情的。現在我已孑然一身，沒有誰可以和我商量的。此時一聽得這老婆子的說話，何等的使我得力啊！

「也沒有什麼緣故！我是上海附近的鄉下人。只因家裏有些事情，不能安居，所以想到上海來幫人家，昨天才動身到此地的；不過一到這裏，也不曉得應當去託什麼人，

上海的情形又不熟，因此我正把此事躊躇着！」

我雖不應該說謊話，但是老話說：逢人須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我又不曉得伊是個什麼心？因此這麼說着。

「原來如此！我想：像你這種人，若是要出去幫人家，那是一定很有人家要你的。不錯！我倒想起一家人家來了！巧極巧極！不知道你願意去不願意去？」

「噢！當真有相當的人家麼？」

在這老婆子口中，說出恰巧有相當的人家來，不是很意外麼？想到這裏，幾乎要使我疑惑咧！

「這件事情，不是直接託我的。我的弟弟，在十六鋪開着木器店。那一家人家，是託我弟弟的。四五天前，弟弟到這裏來，已經談起過的。你若肯去，他們一定很歡迎你！」

「媽媽！那一家人家，是做什麼生意的？你曉得麼？」

「詳細是我不曉得！聽說住在城裏，主人是做官的。」

「那麼我就求你荐去，行不行？」

「可以可以！你若無事，今天就去走一趟也行！我弟弟的地方，是十六鋪南，裏馬路，三百六十三號，一間趙仁興木器店，就可以曉得的。」

「那麼我等一下就去，只消說由這裏介紹去的就行麼？」

「不錯！你一說由我荐去的，他必定會一切很道地的照料你！」

我雖身上有些寒熱，還有些頭痛；但是一聽得有絕好機會，就無論如何，要去撞撞再說了。我叫了些點心一吃，臨行時，給一元與老婆子，算是點心錢，叫伊不要找了。老婆子只肯拿點心錢，其餘要推還，我強塞在伊懷中的。乘電車到十六鋪，在裏馬路一間門牌，果然就找到那家木器店。門口是兩開間，堆滿的是桌椅床榻等種種東西。帳桌旁，坐一個四五十歲的麻面男子。此人是主人，就是那老婆子的兄弟麼？心裏這麼一想，果然覺得面孔很像那老婆子。

「借光！」

麻面的主人，當是買東西的人來了，便立起來。

「要買什麼東西？」

「請問這裏的主人是那一位？」

「就是我！不曉得有什麼事？」

他很怪訝的臉色，對我凝視着。

「我是愛多亞路長安旅館裏來的，那邊的老班娘娘荐我過來，要求你轉荐，我是打

算去充女僕，所以特地來的。」

那麻面主人把頭亂點。

「原來如此！你願意去麼？那麼且請裏面來啊！」

我走進去時，主人的老婆也出來招呼，主人忙向老婆說：

「這是愛多亞路姊姊那邊介紹來的，說是願充女僕。」

「噢！這位姑娘前去，他們一定很合意的。姑娘！他們是主人夫妻二人，還有兩個小孩子，夫人是常有病的。所以要一個年紀二十多歲，性情溫和的女僕，做做廚下的事，有暇，再領領小孩，事情不過這一點。你若肯去，再好也沒有了；不過很吃苦的，你願意麼？」

「吃苦的有什麼要緊！那麼費心罷！」

「夫妻二人，都是極好的，只消你不嫌辛苦，我勸也要勸你去的。那麼此刻我就陪你去罷！」

「對不起了！」

主人臨行，又對老婆說：

「我去了！你看着店罷！」

老婆拿帽子給主人戴了，我跟着主人一屁出去，

小東門內，走到一家牆門口，上面有一盞白殼大電燈。

「到了，是這一家！」

說着，走進去，我便跟了進去。

三十一 女僕生活

推門進去後，出來一個看門的，他就替我們去通報。等他出來時，便領我們進去，我同木器店老班，跟在他背後，走到第四進的樓下。

是一間精雅的房子：壁上掛些名人的字畫。桌上正中，供一個大花瓶，瓶內裝滿着各種開放的花，旁邊一個香烟灰的小缸。這裏大約是女主人會客的地方。

藤椅子上：襯了絨毯，靠着一位婦人，臉色蒼白，眼目細小，似乎是有病的樣子，年約三十一二歲，這定是夫人了！

「夫人！前天說過的要一個女僕，現在找到了一個相當的女子，所以帶伊來了！」
「原來如此！好極好極！辛苦你了！那麼伊叫什麼名兒？」

我殷勤行禮。

「我叫鳳娟！向在鄉下的，什麼也不懂，倘有什麼不到之處，請夫人只管訓斥便了！」

「不打緊！我實在是個很討手脚的人，自己既有病，小孩子又多，你一定吃苦的！且忍耐着做一下罷！」

「說那裏話來！我最愛小孩兒，有什麼吃苦呢？」

於是這一天就把我雇定，木器店裏老班也回去了。夫人就將我所天天要做的事，一
一
指點我。

在未雇到人以前，有一個親戚人家乳母的妹子代替着，此人領了小孩子，不知往那裏去了。後來回來咧，見小孩子：一個是八歲光景的女孩子，一個是五歲光景的男孩子。看見了我這生人，那女孩子，便躲在婦人背後，由母親肩上偷看我。

那親戚人家乳母的妹子，名叫阿巧，年約十八九歲，是個很有趣的小姑娘。在廚下

吃畫飯時，伊便把這裏主人的話，種種的說給我聽。

主人是某署的第二科科長，最愛吃酒，聽說常在花柳場小走走的。那夫人嫉妬心極厲害，夫妻常常反目。夫人的母家，就在霞飛路，夫人兩三天總要回去一趟，其時必須去接伊回來。

下午五點多鐘，包車停在門外，主人回來了。夫人小兒等都很歡迎他；阿巧正在洗衣服，也揩乾了手，出來忙替主人更換衣服。

主人似乎比夫人要大這麼五歲年紀，鼻子極大，滿面紅點，身材恰與夫人相反，非常肥大，不過不很高。開出口來，是天津口音。

「這女用人，是木器店裏老班荐來的，叫做鳳娟！」

夫人把我向主人介紹。

「喂！來了麼？」

第二天，阿巧回到伊姊姊那邊去了，主人乘着包車赴署中去，女孩子到學校中上去課，我吃完了點心，便看守一個叫二官的男小孩子。

這麼過了十天工夫，太平無事。主人雖是常常喝醉了回來，但是並沒有阿巧所說那麼反目的話。夫人曾有一次，領了小孩子們，到永安公司去買東西，我也同去的。此外不很出去，大概躲在家裏看看書，也是有病的緣故罷？

那看門人，叫做老黃，是主人的同鄉，從北邊帶來的。現在與同居的鄭姓合雇着，外面的事都由他一人對付。

有一天午後，丈人回霞飛路的母家去了，帶了兩個小孩子，一起去的。主人到平日回家的時候，還是不回來，直到電燈也很亮了，我們已吃完夜飯，老黃有事到匯山碼頭去，我一個人在那裏看家。我想：那時常來玩玩的阿巧，倘使過來談談，豈不好呢？

八點鐘光景，主人回來了。醉得很厲害，一下車，搖搖擺擺的進來，一看見我去扶他：

「鳳媚！你一個人在家麼？夫人那裏去了？」

「是的！夫人到霞飛路去咧！大概也快回來了。」

主人低頭想了一想。

「不錯不錯！」

說完，往裏面去咧。

我弄好了茶，送到裏頭去，幫主人換好了衣服，我便代替着夫人每天的事，把主人換下來的衣服，一一摺好。

主人其時已坐下來，抽屜內取出香烟，拿一根點着火吸着。

我正要收拾，打算走出去時，

「鳳媚！還有事咧！」

他把我喚住了。

「是了！」

我一立定，便回轉頭去。

三十二 醋

主人口中噴出酒氣來，斜着眼睛對我看了一下。

「你立着不便說話的，還是坐下來講罷！」

夫人既不在家，連小孩子也沒有一個在旁邊，叫我要獨自在主人身旁，似乎覺得很不安；然而主人的說話，又不能違背，我只得很不好意思的坐下來，低着頭不做聲。主人身體搖搖不定，用右手撑着：

「你不要如此遠遠的離開着！快些過來一點！我本來老早有話要和你講了，只因沒有好機會。這個……鳳娟……」

主人說時，把椅子漸漸移近；我退又不能退。

「自從你一到這裏，我就覺得：你有了這麼副美麗的容貌，要充女僕，未免可惜！」

一個美人葬身在廚下，可憐極了！這是當真的話。一點不是說謊，因此……只消你自己願意，如何？可以使你另外做起人家來，一切由我來照應你，無論你要怎樣，都可以辦得到的……」

他好好的有夫人，而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雖今天是喝醉了酒，他要調戲女僕，到底太失去了自己的身分了罷！我又是吃驚，又是生氣，且默默然聽着。

「我今天喝醉了與你說話，你或者以為是戲言；其實決不是戲言。你看怎樣？好好答應了我罷！」

「老爺說笑話了！」

我笑着立將起來咧。

他把我衣角一把拉住。

「且慢！再坐一下！」

「老爺！你放了我罷！」

我彈簧似的遁去；不料我的背後，不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夫人直立在那裏。平日很蒼白的臉，此刻益發蒼白，對我們二人怒目而視。

「噢！夫人回來了麼？」

我慌忙行禮。

「回來了便怎樣？」

含着針似的說着。主人故意做得若無其事，搔搔頭：

「今天回來得遲了！」

「不見得！恐怕是回來得太早，叫你不舒服了！對不起得很！」

「喂！你怎麼說出這些令人不解的說話來啊？」

「我說的話，你自然不能明白！因為不能明白，所以你要一與女僕去鬧出這種勾當

來了！」

夫人又厲聲說：

「你也太不想想自己的身分了！我偶然出去這麼一趟，你便做出這種事來，你沒想到自己的體面麼？」

夫人眼中，已經流着淚珠了。我在打鼓老三家裏時見小素雲的老婆，這麼鬧過一下的。但是那時節，我也有弱點，無論怎樣說法，伊確是很有理。這一次就不同，我心頭沒有絲毫黑暗之雲霧，要來疑惑我，我怎麼不冤呢？

「夫人！連我也疑着麼……」

我話還沒有說完，夫人便打斷我的話頭：

「好了！我也不願聽你的辯論！外面去！這裏用不着你！」

主人大概此時很難爲情了，便橫在榻上，裝做睡着。我想：在這種時候，什麼話也不會入夫人之耳的；所以我退到廚下，去收拾一切。其時老黃從外面回來了，裏頭還有夫人的聲音。我十點鐘上了床，心裏總覺難過，到兩點鐘仍舊睡不着。

第二天，我端面水進去，叫夫人時，夫人轉過頭去，不來理我。主人全然像忘去昨

夜與我胡纏的事，臉上很規規矩矩的吃了點心，然後上署中去，夫人也不與他說話。

正午略爲不到一點，夫人的母親，送兩個小孩子來了。吃了晝飯，老太太回去時，恨恨的對我瞧了一眼，一定夫人說過我是惡人了。這夫人猜疑之心，未免太重咧！

從此以後，夫人只是對我發脾氣，還隨便借着什麼事，隱隱罵我，使我難受，無非說我恩將仇報，連畜生都不如。

我無論怎樣的辨，總難解釋夫人之疑。夫人既如此恨我，我決不願再在這裏，還是到介紹來的木器店去，向他說明了原由，就此歇了罷！所以在出了這件事情後的第三天晚上，我便出城去了。

好容易有吃飯的地方了；那知會弄出這種事情來。我的運命，怎樣壞到如此呢？我一壁想着，兩足竟遲遲不前，且想且走；忽然背後閃來一輛摩托車，我急忙避開時，身體已被彈出去，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三十三 博愛醫院

我宛如從睡夢中醒來一般，睜開眼睛，見我自己的身體，橫在一張鐵床上，上面蓋着白色的絨毯，桌上有兩個藥水瓶，前面是光線很亮的玻璃窗。瞧見穿白衣服看護婦，在窗外走廊中行走着；這裏像是醫院咧！我怎樣會到這種地方來的呢？

我一翻個身，對旁邊一看，不禁大吃一驚，豈料頌芳坐在椅子上咧！

「吓！頌芳！」

我打算爬起來時；無奈一陣頭暈，仍舊倒在枕上了。

「嫂子！你且鎮靜些纔是！」

頌芳走近床前，把將要落到地上去的絨毯重新替我蓋蓋好。

我便想像到：我是從城內那公館中出來，走到城外，一時不及躲避摩托車，被摩托車撞傷了，送到醫院中來的；不過就算是如此的，那麼那頌芳何以會到這醫院中來？我實在很難明白，頌芳既經會在此，那是我的事情，連我丈夫頌棠也曉得了麼？這便怎麼處呢？我一時心裏很難過。

頭腦宛如麻痺着一般，略爲想想念頭，便像有錐刺着，非常苦楚。無論怎樣，要想早些向頌芳打聽：我是怎樣送到這醫院中來的？頌棠現在怎樣了？頌芳一定什麼都知道的啊！

「頌芳！我怎麼樣會到這醫院中來的啊？」

「這些事情，我將來總會對你說的，此刻你且什麼也不要打聽，安靜些的睡着罷！」

院長關照說：刺激腦子是不行的！」

「你別這麼敷衍我，千萬說給我聽罷！你若不說，我反而擔心啊！」

頌芳似乎很爲難，微微嘆息：

「那麼只好向你說了！不過萬一傷了腦，那真不得了啊！」

「決不會有這種事的，快些說罷！」

我強要他說時，頌芳只得吞吞吐吐的說出來了：

我在西門那點心店裏逃出來時，頌芳正熟睡着，什麼也沒有知道，到第二天，他不

見了我的人影，便大大吃驚，向四面一看，方始瞧見我留給頌棠的書信，他一拿了信，便不等頌棠趕來，自己先趕到頌棠那邊去了。頌棠看了我的信，便兄弟二人，只是把我找尋。凡是熟識的人家，都去問過，也曾報過捕房，足足尋覓了兩天工夫，總不能曉得我的所在，於是頌棠把兄弟領去送他入某中學校肄業，頌棠也不住旅館了，在公司附近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屋，因為家裏沒有女眷就雇了一個老媽子，與頌芳三個人度日着。

昨夜，忽然從這裏醫院中，打電話到頌棠家中。頌芳去一聽，原來打電話的是頌棠，叫頌芳快些來。

醫院中叫頌芳快去，這是什麼事呢？難道頌棠生了什麼急病了麼？那又怎麼自己會打電話呢？奇了！實在不明白！頌芳只得雇了車子，趕緊到民國路的博愛醫院——就是這醫院中。

由看護婦領了，到病室中一看，見我如死人一般，躺在床上，周圍有兩個醫生，三個看護婦立在那裏，頌棠也很擔心的在旁邊。頌芳見事出意外，便很吃驚的問哥哥。原

來這一夜，頌棠有生意上的事，乘摩托車到南市去的，忽然中途中撞倒了一個婦人，慌忙從摩托車上跳下去，扶起看時，已經人事不省了，便與開車的一同抱我上車，就送到一位熟朋友所辦的這醫院中來，到了這醫院中，在電燈光下細看，方知是我。因此非常驚異，在治療中，忙將頌芳叫來了。

我倒在地上時，腦受傷極重，所以一時人事不省；但是院長說：決沒有性命出入。所以頌棠也很安心，看守到天明時，便關照頌芳說：今天我有重大事件，不能不到無錫去一次，今夜或者來不及趕回來，明天上午是一定可以來了。若是有什麼變動，你打電報通知我罷！又把無錫的地址，寫了給頌芳的。『並且嫂子，院長的意思：只有腦部受着傷，身體上沒有什麼；能夠把腦部好好養一下，二三天內，就會好的。』

他又補足了這幾句。我是爲着要避開頌棠，所以從西門那邊逃出來的，不料仍舊會被頌棠的摩托車撞倒，送到這醫院中來，真是奇怪的緣分了！

「原來是如此的！累你也很擔心。對不起得很！」

「那有這種事，我爲了嫂子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哥哥也讀了你的信，垂淚說：使伊這麼吃苦，全是我的罪。他此刻臨行，還說：我非使鳳娟早些痊愈不可，好了就由院中搬到我家裏去住，從此夫婦兄弟，一同快樂度日了。嫂子！你快些起床罷！」

「原來你哥哥是這樣說的麼？」

「是！」

我一陣喜歡，不禁催下幾點眼淚來。

「嫂子！怎麼樣？」

頤芳慌忙趕到床前，對我臉上看着。

三十四 夜遁

一回兒院長帶了看護婦，過來診察了。診察完畢後，關照必須靜養！然後去了。我聽了頤芳的話，覺得頤棠的話很能感動我，他肯赦了我的罪，仍舊與我做夫妻，

這是何等重情的人啊！然而，這髒污的我，怎樣去做這說話甜如蜜的頌棠之妻呢？當初潔白清淨的鳳娟，已經死去；現在這身體，是污穢的死骸了。他那情重的話，我越聽，越覺得沒有面孔對他。我心的深處，永遠不會忘却頌棠，實在也不能忘掉，就可以滿足了，此外不想再希望什麼咧。這醜惡的死骸，葬在黑暗的世界背後好了。

既是如此，那麼不可不從這醫院中逃出去。到頌棠一回來，他是個多情的人，我一見他，必致總也離不開他。無論如何，非在他未回來以前，逃出這病院不可；然而既有頌芳在旁，院中人又極多，那裏可以使我這病人逃出去呢？

我閉着眼睛在那裏想，時時把眼睛開了一條細縫，見頌芳已當我睡着，正熱心在那裏看書了。

看護婦送牛乳進來，我喝牛乳時，看護婦與頌芳談話，頌芳問伊院中每天有多少人來看病？多少人住院？二人正在談話，只見窗外有人走過：一個男病人，兩只眼睛用繃布紮沒，由看護婦攜手行走；還有一個面部浮腫的婦人，也拿着藥瓶過去。我一見這些

人，心裏好不難受啊！只得旋過身去睡了。

時間漸漸經過，到了夜裏，頌棠倒不回來，我只是擔心，想要早些逃走，怎奈機會也沒有，後來鐘鳴九下了。

「頌芳！你睡罷！昨夜不是沒有好好兒睡麼？」

「不妨，我一點不想睡。嫂子！你舒舒服服睡罷！」

「我很想睡了。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麼要緊，你也不用擔心，好好睡罷！明天早晨，你哥哥也可以回來了，此刻休息一下再說罷！」

「是的！哥哥明天一定回來的……那麼我睡了！有事時，不妨喚我！」

「是了！有什麼事情，自然會喚你的！」

頌芳將旁邊一張小鋪，鋪鋪好，便睡了。只因上夜疲勞過度，到底一刻兒就鼻息如雷了。

從前在西門時，我逃出來，是乘着頌芳的熟睡，現在又要照樣再來一遍，不知是什

麼命運啊！

我想逃走了。坐起身來，覺得頭很重，動不動，再在枕上伏了一下。一想：這到底不能遲延，便自己鼓勵着自己，好容易從床上下來，足聲輕輕的走出室外，吊在闌干上下樓去，再當心着不要被什麼人詰問。實在衰弱極了，兩足的運用很不能如自己之意。

走到大門口，手摸到門上一看，好極！幸虧沒有下鎖，將門拉開，身體到了門外去了。

門是出了，到那裏去呢？這種神氣，又不能到客棧裏去的；就是可以去，人家也要當我是怪物了。那麼還是到從前愛多亞路那家小客棧長安旅館裏去罷！那邊一定肯留我。那老婦，是個很要好的人。總之且到那邊，今夜宿一宵再說。便雇一輛車子，趕到那邊去。那老班娘娘，正坐在帳台旁，一見我，大吃一驚。

「吓！你做什麼？快些進來啊！」

我便進去：

「前天承蒙你老人家的力量，居然一說就成功，我還沒來道謝咧……」

「不是這種話！今天我那兄弟趕來，說你昨夜從那公館中出來，不知往那裏去了！這是公館中特地去通知他的，我正很擔心着，你到底怎麼一回事？」

伊既這麼很親切的說着，我似乎不應該瞞伊，倒不如將往事一一說明了罷！

「媽媽！我非向你謝罪不可！」

我這一句意外的話，伊聽得怪訝起來：

「什麼謝罪？我不明白啊！」

「是的！前天我說是鄉下來的，實在是謊話，此刻見你如此待我，我覺得是不應該說謊了，請你恕我！我重新把我的歷史說給你聽罷！」

其時幸虧沒有第二人在旁邊，我就把：父親帶了我與弟弟，一同遷居上海，後來父親弟弟，先後死去，被人賣在蘇州妓院中，又經過種種波折，方始那一夜到此住宿，前夜途中被摩托車撞倒，送入醫院之中，車中主人，就是我以前的丈夫。一齊說完後：

「因爲如此，所以從醫院中逃出來的。今夜只好再在此討厭一夜了……」

老婦聽了我的話也掛下淚來：

「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受過這些困苦，這裏你如果不嫌懣，只管住着好了！明天我再與弟弟商量的，另想別法罷！」

於是我又住在從前那一間房內。

三十五 償罪

到了第二天朝晨，老班娘娘到十六鋪木器店裏伊弟弟那裏去了。歇了一回，姊弟二人過來，伊弟弟對我說：

「自從你失蹤以來，我非常的擔心；幸虧此刻安然得見你的面，我也可以放心了。那公館裏的主人，竟想不到他是這種人，我方纔一聽姊姊的話，很爲吃驚。不料我介紹你到了那種可怕的地方去，累你不淺，我應當再行替你另想別法，算是報答你罷！」

這木器店裏老班，看他不出，倒是一位很有俠氣的人。他對於我的將來，非常熱心，一切替我商量着，他的意思：在五馬路，有一家熟識的化妝品店。那店中，是母儂批發生意的，本在招人售賣，可以將貨色先借給我，賣來還錢。問我高興不高興出去專做。向人家兜售化妝品的生意？我一想：無論如何，總不能坐吃，便一切託他了。到明日，這件事情就談成功了，當真去做售賣化妝品的女掮客咧。

身體還沒完全痊愈，我住在他們旅館內，還要閑着不做事，未免太對不起人。只好忍着身上的痛，提着重的東西，到各處弄內去售賣。這倒總算很好，第一天做生意，東西已賣去二元光景。這一來便更爲高興，從此天天做，到夜裏才回來，客棧裏的主人夫婦和木器店主人，都很歡喜。

有一天，在新馬路繞了一下回來，走過某教堂門口，見有許多人立着，我也無心而立定了。

裏面高高的壇上，正立着一位老人：白鬚垂到胸際，身上穿着寬大的衣服，口述手

指，在那裏說教。幾百個聽講的信者，靜悄悄連咳嗽聲音也沒有。老人的聲音，細雖細，頗有底力，響到可以傳達戶外。

所講的詳細，那是找起初沒有聽，所以不能十分明瞭。總之是有罪的人，不可不去償這一點罪，並且如果做了在世上有益的事，上帝也會赦他罪的。

白鬚老人的話，很使我胸中感動；宛如上帝正在那裏命令我啊！我一聽之後，覺得非償這罪不可，非做世上有益的事不可。我若然就此死去，就差不多負了更重的罪而死，罪要比原有的大幾倍，那是在上帝面前，沒有話說的。

從此以後，我就以為：我的身體，乃是要在世上做有益之事的重要身體。凡是頌蒙的事，或是頌芳的事，以及我自身的事，都不可忘掉。把什麼都忘掉了，要好好的勞動一下纔對啊！

我的確是復活了！無論醒着睡着，那心中的苦悶一齊痊愈。我把當做父親，當做母親，當做丈夫的，只有這一冊聖書。朝晨起來，晚上上床時，只消一有工夫，便不厭

不倦的去讀聖書。平日提了化妝品，到一家一大家人家去售賣，和那些太太奶奶小姐們談話時，我從沒有忘掉過這聖書啊！此後我總想做這麼一些兒事纔好！

三十六 老牧師之家

從此以後，我一到星期日，一定到那教會中去，聽那白鬚老人說教。我雖一向不信什麼基督耶穌，對於宗教，又沒有深的智識，不過漸漸聽下去，信仰慢慢兒堅了。心底裏鬚鬚常常有人那裏叫道：快些去償已往之罪，去做成一個人啊！

白鬚的老人，是個牧師，叫做韓德心。向居美國，在七八年前，回到中國來，專做着傳道的事業。

韓老先生的住宅在虹口朱家木橋。我在教堂中約定了，有一天，趕到朱家木橋去訪韓老先生。先生欣然接見我，關於信仰的事，他教我不少。我在先生之前，便詳細懺悔自身已往的種種之罪，又陳述：我爲着要償這罪，很希望在這世上，做些有益之事。

韓先生一聽，暫時想了半晌，不知想到了什麼事，立起來，到柱旁，在信插中，取出一封信來，放在我面前：

「鳳娟女士！你的意思很好！你既有這麼正大光明的心，上帝決不會責你的罪，人是有罪的；但是若對這罪不知悔改，只是煩悶，便愈煩悶罪愈重了。必致弄得無可奈何！」

說着，又拿起方纔那封信來。

「這封信，也是信者的一人，現在在崑山地方，設着一個崑山孤兒院，爲這事業，獻身的勞動着。此人叫做鍾徹彌，是他來的信，特地託我說：如果有什麼看得上眼的女孩子，要叫我介紹過去，替他照料院中的兒童。如何？鳳娟！你願意到那孤兒院去麼？你去那是鍾君一定滿足的！」

我喜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不但韓先生肯信任我，介紹我，那管理孤兒，正是我所希望的啊！

「我是什麼也不知道。如果可以有我之處，那是情願去的！」

「你若前去，必定很適當！那麼我來去通知鍾君，說：你願去了！你自己也預備預備，快些動身罷！」

「費心費心！」

「如此，我有幾句非使你先曉得不可的話，你且聽了！是鍾君的人物和該院的狀態啊！鍾君今年三十七歲，是北京大學文科出身；他爲什麼會設立這孤兒院呢？鍾君還在上海修德女學校執教鞭時，有一天，雨雪霏霏，在傍晚，由校中乘車回家，路過一處，見一個穿破衣服的四十多歲的婦女，大約是患着急病，兩手按在胸前，蹲在地上叫苦，旁邊有一個四歲光景的男孩子哭着。那情深的鍾君，自然不會假做不見的過去，即忙下了車，扶這病人起來；但是伊寒熱很重，在這大雪的道路上，決不像就會好的，他便將自己的車子，載了這病人與小兒，帶到自己家中，急急請醫生來，替伊治療；那知病漸漸加重，在第二日正午，病人僅說：是揚州人，小兒叫吉兒，帶着兒子到上海來找丈

夫的。說罷，就此死了。」

韓先生把話頭打一打斷，我悲傷得低頭不動，他老人家又繼續講下去。

「鍾君好容易費了這一番心；但命數已盡，醫生也無法可施，這婦人留着一個愛兒去世了。可憐這孩子吉兒，既不知父親的所在，又失了母親，每天只是哭着。鍾君心裏很難過，總想要替他尋到父親，交去這孩子纔對啊！單單說是揚州人，爲什麼會拋棄了妻子出來，那自然更不知道；連姓名也不曉得，有什麼線索可以尋呢？問問吉兒，到底還是個四歲的人，那裏懂得？因此鍾君只好養育着吉兒了。如此他撫養了吉兒，便深感有救濟孤兒之必要，曉得吉兒的在我手中養育，無非是上帝的意思！於是決定一生供獻在這件事業上；忙辭去了學校，賣掉了房屋器具，把這銀錢，去在崑山鄉下，買了一所農家屋子與一些田地。鍾君夫婦，帶了自己一個八歲的兒子和吉兒，遷往崑山，這是崑山孤兒院設立的動機。其後收容了三五個孤兒，現今已達三十六人。鍾君的主張，決不任意將孤兒做了招牌，去勸慈善家捐款。夫婦二人，領了院兒，自己耕種田地，得些利

益。此外他又將著述的稿費，也充着該院維持費。如有人自願捐助，那自然很歡迎；但是不出去募的，所以維持極困難。你若肯去，當然也很辛苦，不獨要照料院兒，還要炊飯，還要種田咧。自然不能有相當的報酬，這一層你必須覺悟了，然後才能去幫助鍾氏夫婦！」

「是了！無論怎樣，我決沒有不願意的！我只消身體的力量所及，一定極高興！老先生臉上，大有喜色：

「如此就不幸負我這介紹了。請熱心維持纔是！你突然做了三十六個孩子的母親了！」

「那麼，告辭了！」

「一定如此辦罷！到你出發時，我當再給你介紹書！」

我出了老牧師住宅，回去便把我的決心，說與長安旅館主人夫婦二人知道。

三十七 孤兒院中

從此過了三天之後，我便拿着韓老先生的介紹信，赴崑山的鄉下去了。

那鄉下的地名，叫做青葉村，就在洋澄湖附近，我從火車站下去，雇了一只小船，搖到青葉村。我上了岸，也不知道孤兒院在那裏。其時恰見田岸上有一個老叟走來，一手牽着牛，一手拿着旱烟管，正在吸烟，頭上戴一小笠。我就向前問信：

「對不起！借問一聲：這裏一個孤兒院，老伯伯可曉得在那裏？」

老叟立定了，對我臉上看了一下。

「那孤兒院，不是鍾先生的家裏麼？」

「是的！離開此地，還很遠麼？」

「近了！這裏去，不過三里路。你若要到那邊去，那是好得很，我也要經過的，隨你一同走罷！」

不等到我回答，老叟已經先行開步了，我便在他後面跟着走。

行了二三里路光景，走到一所農屋門前，老叟回過頭來，指指這屋子：

「這一家，就是鍾先生的家。你會見了鍾先生，他如果問你怎樣會尋到此地，你說老陳領來的好了！」

這老叟，原來叫做老陳，他竟獨自牽着牛去了。

周圍一帶籬笆，正中的門口，那極細的柱上，當真有一塊三寸闊的牌子，寫着「崑山孤兒院」五個字，籬內一片空地上，有從四五歲到七八歲的男女小兒十二三人。有的在那裏捉迷藏，有的用葉子做着叫子，在那裏吹。這不消說，都是些院兒了。

我一走到屋中，見一個戴破邊舊草帽的人，正在地上斫木柴。

「請問！這裏是孤兒院麼？」

戴舊草帽的男子，便把斧兒放在旁邊，拿出腰間的手巾來，揩揩額上之汗。

「是的！有什麼貴幹？」

他很怪訝的坐在積薪之上，對我看着。

「那麼這裏有一位鍾先生，在家麼？」

「姓鍾的就是我。難道你是那韓老先生介紹來的鳳娟姑娘麼？」

「是的！我是鳳娟！剛纔趕到。」

我真想不到此人就是鍾先生，總當他是個雇用人或是院中的長工咧。那裏曉得是院主鍾先生，豈不是意外麼？我忙將韓老先生的介紹信授過去時，他就對懷中一塞。

「你一定很疲倦了！還是請進來，徐徐的談罷。這裏坐……」

鍾先生放去手中工作，立起來，在一張舊桌子旁邊，坐在一只板凳上，叫我也坐下。這一間，大約是遊戲室。有玩具的銅鼓喇叭，泥娃，還有些下面有車輪的馬，和絨布做成的犬。

「你的已往，我由韓老先生的信上，一齊知道了，你是很吃過一番苦的人。我這種事業，凡是普通的婦女，恐怕很不容易做；因為我決不肯學用那些孤兒養活院主的勾當

，拿孤兒做了招牌，弄錢來肥自己私腹。我是個極頑固的人！所以若是不能十二分吃苦，用極強的同情心去對孤兒，那就不中用。於是我要得到適當的人，非常困難。你一定不用擔心到這些事情的，況且又有韓老先生的保證，請你幫着我們夫婦，協力勞動罷！」

「是了！無論何事，我都可以做得！請你不用客氣，只管吩咐好了！」

一回兒他夫人出來了。夫人年紀在二十七八，是個長圓面孔，眉清目秀，神氣很大方，頭髮隨隨便繞着，身穿一件漿得很硬的衣服。

「這是我的妻，名叫芙枝，以後凡有關於院兒的事，只管與伊商量好了。……芙枝！這一位鳳娟姑娘，便是上海那韓老先生介紹來的。……」

「呀，原來如此！此刻纔到麼？我們這裏的事情，雖是一些休息也沒有，非常討厭的；但是看着小孩子們漸漸長成起來，真是什麼也沒有比這再樂的事了。請你很出力的做一下罷！」

「管理小孩子的事情，我因爲自己未曾有過孩子，所以很不慣，很外行的。什麼事都要請你指教，我總儘力做去就是了！」

夫人就領了我這新到的人，去看那廚房，浴室，寢室等地方；寢室之中，有三個小兒睡在床上。夜飯的時候，除了小兒，其餘的院兒，都行聚集在飯堂上，對那四排的食桌坐着。鍾先生立在正面，將我向衆兒介紹，然後祈禱，祈禱畢，院兒方始執箸。夫人與我，在旁邊搬菜盛飯。

食後休息一點鐘。凡是達學齡的兒童，夫婦二人再各各教他們讀書，習字，算術等功課。

鐘上一打九點，大家入寢室，我便在中夾一張床上睡覺。

三十八 竊盜

天一亮，便有早晨的禱告。朝飯完了，鍾先生單帶了十二三歲光景的男孩子，攜着

鏟，到後面田地中去了。夫人集了女孩子，教授裁縫，我打掃各處。

我在韓先生家裏聽得先生講的那個吉兒，自從鍾先生救了來，到今年已有三年，所以是六歲咧。長得身體肥大，面孔可愛得很。拋着這可愛的兒子而死的母親之心，何等的悲傷啊！要恨那棄家而遁的那個父親了！

多數院兒之中，有種種來歷極可憐的小兒：有的就拋棄在這孤兒院門前，連年紀及父母姓名自己的名兒都不曉得；因此只好假定他姓鍾，再替他取一個名了。也有被貧苦所迫，把自己小兒綁在樹上，父母投河而死，被過路人看見了，送這孩子到院中來的。越打聽越覺得是催淚的材料咧。

如此我到了這院中以來，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個月了。有時，也會拿了豆或雞蛋到城裏去賣過；有時，也挑了肥料的担到過田中；然而我比了在妓院中，身上穿錦繡的衣服時，心裏已一點沒有懊惱，很覺快活，絕不以爲苦。

院兒都稱我爲姊姊。星期日，帶了些食物，鍾先生領着男孩子，夫人與我領着女孩

子，分道往七八里或五六里外去遊玩。

某夜，打了九點鐘，領了全體院兒，到寢室中去，各自脫衣服要睡，不料其時有個叫玉兒的孩子，年約十二歲，他脫衣服時，有什麼東西墜下來的聲音，玉兒迅速向地上拾時，早被我阻住；我一手將東西拾起來一看，是一只小皮夾，其中有好幾個角子，總數有三十幾角。

「玉兒！這小皮夾是那裏來的？」

玉兒抬頭對我看，默無一語。我怕被鍾先生夫婦聽得了，累他們擔憂。因此祇說：「玉兒！這小皮夾，你從什麼地方拿來的？快些說啊！我決不會向別人說起的！你

且向姊姊說罷！如何？你若不開口，我要告訴鍾先生了！」

玉兒咬咬指甲，吐了幾吐。

「給我的！」

說罷，旋過頭去。

「你不可如此說謊！如果不是說謊，那麼是誰給你的？你說啊！不見得說得出罷！你爲什麼做這種惡事？從那裏盜來的？快些直說！我可以說明了，去歸還本人。鍾先生是想使你們成個偉大人物，長大起來，自己能夠一個人處世，所以他自已很辛苦的勞動着；現在弄出這種事來，還成個什麼樣子！你以爲無人知道，把他人的東西盜了的，其實上帝好好看着，怎麼會不知道？你若愛錢，何不向我說呢？愛錢既愛得要偷盜，那是或者去求鍾先生，或者賣掉我的衣服，都可以給你的啊！此刻我打聽你，你千萬說了出來罷！是從那裏盜來的？玉兒！」

我無論怎麼軟騙硬嚇，玉兒總不答。這小皮夾若一拿到鍾先生面前去，那是就要看見他痛心的狀態，我竟不忍。被盜的人，此刻還沒曉得，所以無法歸還。我一時非常躊躇，將小皮夾放在面前悲傷得很。

再看玉兒時他脫了衣服，被也不蓋，橫在床上，已經睡熟了。何等大胆的孩子啊！我這麼說着，總以爲他有些感動了；那知竟忘去似的熟睡咧。這孩子還不可怕麼？我心

中恨得異常。又怕他要受了寒，且替他把被蓋好。

夜靜更深了。今夜實在心裏不安得很，明天再行調查玉兒，叫他說出竊盜的人家來，去好好謝罪，然後還這小皮夾罷！我想定了上床。第二天，從床上起來，到廚下去預備朝食，正在炊時，覺得外面遊戲室處，有什麼爭的人聲，并且是大人的聲音。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急忙走出去一看：爭着的，一個不知是什麼人，另外一個確是鍾先生。

「那麼，無論怎樣，這錢，你一定以為是玉兒盜的麼？」

「自然如此！必定是那孩子盜的！」

「難道你是親眼瞧見的麼？」

「胡說！我親眼瞧見了他偷，我不會立刻打他，奪他回來麼？因為沒有看見，所以我來取了！」

「哈哈！這倒奇了！盜的時候，你既沒有看見，那麼是玉兒所偷，或是他人所偷，你怎麼會斷定呢？」

「這種空議論，說他也無用，盜的時候，自然沒有看見；雖沒有看見，他從庭中逃出去，倒的確看見的。你一定要問我當時爲何不捉麼？其時我還不過疑心他在庭中折枝花枝罷了，所以放他走咧。不料今天簷前地上見有兩三張帳，我十分奇怪；向四邊看看，再走到裏面時，又見有小孩子的足跡，抽屜也開着，抽屜中的小皮夾不見了。於是想到是昨天那孩子盜去的咧，因此我立刻就趕來，一定不會錯的！」

「照你的話，那是不能不疑玉兒，現在也不來和你爭，叫他到這裏來搜查罷！」

「好的！快去叫來！」

我聽了此話，胸間亂跳，身體顫個不住，怎樣辦好呢？還是說出玉兒昨夜的事來罷？還是不提罷？一時焦急非常；然而事到如此，已來不及細想，一手摸着懷中那小皮夾，人就走到遊戲室去了。

三十九 電報

與鍾先生相對着，額上青筋漲起，怒容滿面的，乃是隣家的曹金生。二人見我突然趕進去，臉上都不免注了怪訝之色。鍾先生旋過身來，對着我道：

「鳳娟姑娘！你做什麼？」

說時，他凝視我。

「呼喚玉兒一事，請不必！由我來說明一切詳細罷……」

手裏拿着小皮夾，對桌上一放，我放聲大哭起來了。

「這這這小皮夾，是那裏來的？」

鍾先生的臉上，頓時發青，從椅子上立起來，靠近我身旁。

「實在很慚愧！這小皮夾，乃是玉兒到這一位家裏去盜來的。這無非是我管理的不
得法，由我來向曹先生謝罪便了！千萬請恕我！」

我走到曹金生的面前，低頭向他謝罪。鍾先生身體倒在椅子上，兩手按着額部，

聲長嘆。曹金生誇示他的勝利了。

「你看！這不是真憑據麼？那些沒有爺娘的頑童，自然也難怪他們做窩啊！來又本不是什麼好種。只有你們高興，去養活這些小鬼。所以你們就是弄出什麼事來，也是自取其禍；不過要想別使村上的人受累纔是啊！自從此地一有這孤兒院，就使我們不能不刻刻防着。下次如果再有這種事，我可答應了。你好好把他訓斥纔是！」

曹金生拿了小皮夾，足聲很重的回去了。

鍾先生很陰沈的聲音叫道：

「鳳娟姑娘！」

說時，抬起頭來，眼中已含着淚珠。

「我不去斥責玉兒，我不可不斥責自己！一定是我感化人的德還不夠啊！唉！我對你，很覺可恥，沒有面目見你了！」

我也深知鍾先生的心，所以暫時哭着。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情以來，我對玉兒，一點也不敢怠於注意；但是玉兒總竭力的要

避開我，一見我的人影，便眼睛骨溜溜的一瞧，往什麼地方去了。我更覺得這是個不可忽略的孩子了！有一天，我洗了衣服，將洗好的東西捧着，走到後面晒場上去，只見柴房的後面，玉兒手裏拿了紙包似的一個東西，將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四五個，排列在面前，似乎正談着些什麼事。我就暗暗將身子躲在一棵大樹後，要聽聽他們講些什麼話。

「怎麼樣？王仁寶！陶大男！你們一起進我黨啊！盜了錢來，無論是糖果，是玩具，一切愛的東西，都可以去買了。你們看！我的糖果，很多很多啊！你們愛吃不愛吃？」

從紙包中，取出一個糖來吃了。前面一排的孩子，自然眼紅的看着。

「但是竊盜他人之物，要被先生斥責的啊！」

「那裏？先生怎麼會斥責；萬一斤責起來，也只要謝罪就好了。」

「不過警察很可怕的！」

「警察怕他做甚？」

我一聽此話，驚得呆了。他竟不獨自己，還要引誘他人竊盜咧，還不是一個惡童。

麼？非早早的使玉兒改心，那是竊盜的小兒，不知要多出好幾個來咧。那怎麼樣纔能改心呢？要死矯正那已經墮落的根性，訓斥也無効的；好好勸他，更不中用。實在沒有法子麼？我想盡念頭，拿着那些濕衣服，還是不能離開所立的地方。

爲了玉兒一人，已經這麼担心了。鍾先生爲着院中經費不足，時常担心着，無怪夫人要詫異他身體不會受障礙了。

有一天早晨，禱告完畢後，正要吃朝飯時，忽然上海韓先生家裏來一個電報。鍾先生一見電報，非常吃驚：

「鳳娟姑娘！電報上說韓先生危篤了！我們也沒有曉得他有病，大概是急病罷！我很想就去；但是今天有要緊的事，不能分身，你替我去走一趟如何？明天早晨，我一定可以動身！」

「怎麼一來就會危篤呢？我雖不中用，且去走一趟罷！」

「那就很好！」

夫人也再三託我；就是伊不託我，我一聽得韓先生危篤，也不能不去，便急急收拾，趕赴火車站去，

到了上海，到韓先生家裏去一看，先生的病，是腦充血，今天早晨正要出門，忽然倒在門口，於是便人事不省了。門外停着車子甚多。先生的病床前，集着信徒十二三人，醫生也很担心的在旁邊。

那醫生的藥石，信徒們看護，已經無效，在這一夜的十一點鐘，到底去世了。我正想發電報到崑山去時，忽而門外也有人在那裏喊道：

「電報來了！」

一回兒僕人送進一封電報來。

「鳳娟小姐是你麼？」

「是我……」

「崑山來的電報！」

我正想發電報，不料反有電報來了；慌忙一看：

「院中失火，速歸！」

我一時驚得幾乎倒下去，幸虧拉着桌子，方始站定。孤兒院怎麼會失火的呢？是放火呢？還是過失呢？難道是殃及呢？然而離鄰家有二三十丈，決不是殃及。那麼放火麼？夫婦二人，斷不是會和人家結怨的人。定是過失了！總之，我不能遲緩。忙把電報給韓老夫人看了，雇車子趕赴火車站去，乘第一次火車到了崑山，再乘船到村上。

僅僅一天不見的孤兒院，已成一片平原，燒殘的木料，還出着烟。失棲所的院兒，四散的立在那裏，面容都很悲慘。

細細一打聽，火是從臥室中起的，鍾先生與救火人一同幫助救火，受了火傷，送入崑山醫院中去了，夫人此刻也往醫院中去咧。我即忙再趕回去，到崑山醫院中。鍾先生的火傷，手上足上，有數處；到三星期後，方始全愈退院。此時那一些田地，因着醫藥之費和失火後的料理，就不能不賣與他人了。鍾先生便將院兒送給上海孤兒院收容。爲

着要再得設立孤兒院的經費起見，夫婦二人，往南洋去了。我只得回到上海，再靠着那小客棧中主婦之力，在某處理髮店樓上，租了一間房屋，再做那售賣化粧品的生意了。玉兒這孩子，自從失火的那夜起，不知住那裏去咧，總找不到。有人疑他燒死了；但並沒痕跡。也有人說：孤兒院的失火，是玉兒放的火。

四十 警察局

從此兩個月，沒有什麼事。我每逢星期日，必定赴教會去；回來時，常常到新馬路昌壽里一家姓夏的人家。這夏先生，是鍾夫人的哥哥。我一到他那裏，便可以打聽南洋鍾氏夫婦的消息了。

鍾先生夫婦，一到那邊，身體都很健。打算在那邊要住這麼三年咧。

有一天，下雨，我做了一天生意，傍晚回家後忽然下面店裏的老板娘上樓來，說：有一位客人要見你！授過一張名片來。有誰會來找我呢？是什麼人？那裏來的？我都

想不到。我十分怪訝的接過名片來看，見寫着「某某警察局刑事偵探郭坤生」。我心頭亂跳，又沒有犯什麼罪，怎麼會有刑事偵探來呢？不知何事？難道崑山孤兒院，當真是放火，這犯人確是玉兒，一捉了他，特地招我去探問一切麼？無論怎樣，我總不高興赴警局中去。手裏拿着名片呆想時，老班娘娘擔心道：

「怎麼樣？說不在家罷？」

對樓下望望，很爲着急。

「不行！說了不在家，還是會來的。反不如見一見的好。請他上來罷！」

「好的！」

老班娘娘下去了。

我移了一張椅子，就聽得樓梯響，上來一個皮膚很黑的男子，頭上戴一只銅盆帽。

「你就叫鳳娟麼？」

身邊取出一張紙條，看了一看，又納入懷中。

「是的！我叫鳳娟！」

「那麼請你到行裏去一趟！」

「叫我去，自然要去的，不知是什麼事情？」

「不曉得啊！單單叫我來同你去罷了。這事情，去了就會明白，一點不用擔心，立刻可以回來的！」

我此刻無論說什麼也無用；不如去了之後有什麼嫌礙，再行剖白罷！我好在不作虧心之事，也不用怕。便故意放些勇氣出來。

「既如此，一起去好了！」

「好的！不過雨很大，與我一同走未免太苦了。有車子等在外面，你乘車罷！」

「多謝你！」

我罩了一件衣服，然後與包探一同下樓。下面老班也放下手中之剪，到我旁邊。

「什麼事？不要是弄錯的麼？」

他對我與偵探的面孔，比較看了一下。

我正要回答，偵探過來。

「沒有什麼大事，不過問一句話，就回來的……乘這車子罷！」

不錯！門外當真有二輛車，二人便各乘一輛。

「那麼早些回來！」

老班娘說着。

「多謝！還要你們擔心！」

我一上車，車夫張了門帘，很快的趕去。我在車上種種亂想，實在不明白。雖想到崑山孤兒院的火燒一事；然而這只消提到玉兒就完了啊。這也不像！難道還有別的犯人麼？否則當然是弄錯的麼？不然！他明明叫得出我的名兒，那裏會弄錯？真莫名其妙。呀！車子拖到那裏了！某某警察局，不是只有一點兒路麼？怎麼還沒拖到？我正在疑惑，車子已停，車夫拉起帘子來了。

四十一 香港

於是這偵探郭坤生，從車上下來，微微笑着。

「請你在此下車罷！」

我從車中探出頭來一看，乃是一家牆門人家，不是警察局。我更爲疑惑，便躊躇着不下來。

「這裏是警察局麼？」

這麼問了，他一頓。

「不錯！我自己的意思，還沒有向你說明咧。這一家，却不是警察局。只因現在就是趕到局中去，那局長也已經退出來了。辦事的時刻完咧。局長回到了家中，爲着這些小事，再要叫他到局，未免太周折。他雖吩咐我說：即使過了時刻，也不妨打電話去通知他；但是我總覺不好，所以帶你到長局家裏來了。這裏就是局長的住宅。你下來罷！」

既是如此，那麼不必到局中，就要在他家中問什麼話了；然而怎麼可以如此隨隨便便呢？我實在莫明其妙！只得聽着他，由車上下來，其時已經不早，家家上了火了。

「這裏來能！」

刑事偵探領了我，走將進去，到了裏面，由走廊中穿到一扇門前，開門而進。

「你在此地暫待，局長就會來的。」

我一到室內，他就關了門出去。

這一間屋子中，只有一盞電燈，此外什麼也沒有。要局長早些來問我話纔好啊！我把曉得的回答幾句，不曉得的就老實說不曉得，事情一完，便可以回去了啊！我正低頭默想，那門開了，進來兩個男子。

一個就是那姓郭的偵探，一個年約四十五六，眼睛很大，鬚鬚生得極不整齊，身穿一件袍子，外面胡亂纏一條帶子，右手手指挾着一枝香烟，立在我面前。此人好像是喝醉着。這就是局長麼？

「阿根！這女子就是鳳娟麼？」

說着，再對我亂瞧。

「是啊！不錯！着實是個很好的條子！」

「這是他們一定喜歡的，與明天的貨色，一起送往吳淞去罷！」

「當真這要弄到香港去，可惜得很啊！」

「是的！」

照這些說話聽來，這兩個入定不是好人了。不知究竟何意？

「這一位就是局長麼？」

我一問，那偵探張口大笑：

「哈哈！阿姐！你還要說這種話麼？你怎麼笨得如此！這一位並不是什麼局長，

叫楊老虎，那個不認得他是一個刀尖上吸血的漢子。」

「呀！那麼你做偵探的……」

「什麼偵探不偵探，我們最怕偵探，我叫小湖北阿根，現在帶了你到這裏來，是要賣你到香港去的，明天就送往吳淞，交給了吳淞的首領，我們的事情，纔可以完結。你且預備着罷！」

我本來有些奇怪，不料當真被惡漢拐騙來了。有什麼方法逃出這屋子呢？我正要旋身開步，那楊老虎撲上來了。

他把我按住在地。

「你想什麼念頭？到了這屋子中來，就是要逃，也逃不了的啊！」

「阿姐！你放心！又不是要你的命，你好好赴香港去好了。你哭哭笑笑，也是無用。身體早已陷入陷阱之中了。你要倔強，反是有損無益。」

我心裏十分難過，倒在地上，也不起來，只是哭泣。

「喂！你再要哭是我不答應了。前幾天，我走過你住的地方，看你提了東西出來，我就覺得是個絕色的美人，後來一調查，才知道你的姓名職業，所以扮做偵探，到你家

中去帶你來；你若再要逃走，豈不是太不給我臉了？如何！明白了麼？」

「阿根！你多說做什麼？且留伊在此，我們上那邊去喝酒罷！」

楊老虎瞧了我一眼出去了。

「阿姐！你且在此休息一下罷！」

這阿根，也跟着楊老虎去咧。

我暫時身體不動，總想要怎樣才可以逃出此屋？先把手去拉門時，外面鎖着，竟拉不開。這一扇門，我盡力叩打，或者可以弄破；不過一出去，他們也一定防備着，逃不了的。還有什麼別的方法麼？我靠在牆上，向四面看看，覺得隔壁有歎歎之聲，便仔細聽時，確是女的聲音。大約與我一樣，也是從什麼地方拐來的麼？也賣往香港去麼？最好是能夠救了伊，一同逃開這裏啊！

四十二 箱中人

不聽得時鐘聲，所以不曉得時刻，好像是深夜了。隣室哭聲，似乎已止。

我無論如何焦急也逃不了；不過要送我往香港，大約還有三四天，這三四天內，說不定不能乘着惡漢之隙，就此逃走啊。愈鬧便愈使他們嚴重警戒，反而失望，倒不如裝做願意赴香港去，叫他們疏忽的來得合算啊！我這麼一打定主意，便不慌不忙，茫然坐在地上。雨還落着，隱隱有雨聲聽得。

今天從朝晨起，趕了一天，回到家，就到這裏來的，再加一担心，所以疲勞一時發作，身體差不多像要鑽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總也睡不着。此後三四天內當真能從惡漢手中逃去麼？若是逃不了，就不可不到香港去，那是我不願的！無論如何要想逃走。我以前什麼也做過了，此刻還要做這些惡漢們的俎上肉麼？賣往香港去是死也不願的。

那理髮店裏夫婦，曉得我到了這種地方來了麼？不見我從警局中回去，若担心了去向警局一問，自然就會明白刑事偵探是假的了。并且一曉得惡漢們的巢窟是這裏，我也可以遇救了。我如此只是把不可靠的事情空想着。

後來天明了，遠遠的屋中有開門聲，又歇了兩點鐘光景，房門上開鎖了。推門進來的，大約是那惡漢的手下人：年約三十三，滿面麻子，容貌很怕。拿兩塊大餅，授給我；對我一陣狞笑，就出去。

昨夜這麼一嚇，我也無暇想及飲食，現在一見這餅，方始想起昨夜飯也沒吃的，於是頓時覺得飢餓起來了。把這餅吃時，也不曉得什麼滋味，不過塞些東西在咽喉中罷了。

於是昨夜的楊老虎和那假偵探來了。

「怎麼樣？你不想反抗了麼？」

楊老虎摸摸顎部，兩目發着怪光。

「阿姐！你生了這副很美麗的面孔，天天提了東西，趕到人家去求售，一天能有多少錢可得呢？還不如到香港，包你有好日子過，將來再可以發財，豈不好呢？」

假偵探假慈悲的說着。

「阿根！你別多說！這倔強的東西，也得照樣送去啊！船已經等候着了，你快些裝貨罷！」

「那也無法！待我包裝起來！」

假偵探一出去，又領了五六個男子來，搬來一只大箱。我曉得定是將我裝入箱中，送上船去了。

「快些快些！」

假偵探催着。

「阿姐！暫時氣悶些，你且忍耐一下罷！」

他把一條布，縛了我的口。五六人很亂暴的裝我入箱。此時我悲傷已到極點，一滴眼淚也沒有，閉着眼睛，聽他們幹去，後來蓋了蓋，箱中很黑，只有小小一個氣孔，有些光射進來。外面大約用繩細着，不知扛到那裏去了！

我在箱中，所以不明白究竟經過那裏，只知道放下來地方，是船上。身上覺得忽

沈忽浮的動搖着，而且還有些水聲聽得。

四十三 是你

船中有說話聲音，一個像是阿根。

「那麼，一切託你了！」

「你放心！」

「在二三天內，我一定去。你向吳淞的頭腦說好了。」

「是了！那麼我們等着。」

阿根似乎回去了，船一回兒就開。

昨夜隔壁聽得有女人的哭聲，那是什麼人呢？也是裝入箱中。在這船上麼？後來就不聽得哭聲，難道已經逃去了麼？不見得罷！怎樣逃得了？一定與我陷入同一命運，不知是何等身分的人？大概總吃盡苦了。這些惡漢們，實在可恨！然而我此時口也不能開

，還有什麼法子呢？

時間漸漸經過，呼吸更覺困難，差不多要悶死了。與其受這種苦，反不如咬斷舌頭而死的好啊！但是我就此一死，再有誰能告發惡漢們的祕密呢？還是儘力想法逃遁，去向警署告發罷！到實在無可逃遁時再死，也不遲啊！我是基督信徒，上帝必能救我，還沒到絕望的時刻咧。於是我向上帝禱告一回，後來疲勞過度，似睡非睡的精神糊塗了。心頭剛有些醒，也就又睡着了。手足好像已與身體脫離，知覺極薄弱咧。

耳畔有人呼喚，睜眼看時，我身體已不在箱中，嘴上也沒有布縛着，躺在一間洋房內的沙發上。

那麼大約是氣絕之後，由船上運到這裏來的。一邊窗下，有五個年輕女子，眼睛都已哭腫，低頭坐在椅上。中央一盞花電燈，照耀得很明亮。

「唷！醒了！」

背後有人這麼說着。回頭看時，有兩個男子立在那裏。

「快喝了罷！」

一個男子，遞一杯和開水的葡萄酒過來，我就一飲而盡。

「如何？肚子餓了，要吃飯麼？我們去搬來罷！」

我搖搖頭。

「那麼你且坐在這椅子上，我們頭腦快進來了。」

他指着一只空椅子，我就坐下。

兩個男子，坐在桌前椅子上，兩臂在胸前打了一個窮結，對我看着。

「哈哈！你吃苦了！但是從此可以享福咧。後天輪船要開了；一上船，就不來束縛

你們咧。」

「并且像你這種樣子，不問中國人外國人，都要爭着來買你啊。只消你對他們一笑，誰也肯花銀的。」

「從前送往新嘉坡的女子……叫什麼啊？」

「叫阿鈿！」

「是的是的！這阿鈿，一到那邊，不滿一個月，便把一個外國商人迷住。後來住在洋房中，何等闊綽啊！去的時候，哭哭鬧鬧，現在是正感謝着我們的頭腦咧。所以你要享福。也只消看你的手段如何。」

他們以爲我很願聽這甜言蜜語，只管不停的說着。

照方纔的話聽來，赴香港的船，是後天開。那麼明天一天若無可設法，便沒有逃去之望，總要有什麼機會纔好啊！

其時外面有足聲，立定在門外。

「呀！頭腦來了！」

兩個男子，立將起來

室門開處，一個穿華服的男子，也不對我們看，一直進來，坐在正面椅上。

頭腦到底是何等樣的人呢？我抬頭一看，不禁大驚。

「哎喲！是你！」

我叫着立將起來。身體搖搖不定，一手撐在桌上。

四十四 奚福生

我過分驚嚇，一手撐住桌子，渾身顫着。這稱爲頭腦的人，意外的便是替我贖身妾。我去做妾的奚福生啊！就是那強盜團的首領田老二！

那時候他是捉去的，怎麼會在此地呢？我十分奇怪，也說不出什麼話去問他。兩個男子和五個女子，一同怪訝似的對我看着。

「快把這女子送往第三號室去，不可怠慢！」

奚福生一吩咐，兩個男子莫明其妙的領我出去。第三號室，是一間精雅小室，並且供有許多古董。

二人叫我坐着，還端茶和點心來。低聲說了幾句什麼，就此出去了。

奚福生是大盜，而且犯過好幾次案了，無論如何重，總要監禁五六年罷！怎麼會出來呢？實在不可思議！我如在夢中一般，一樣樣亂想。忽然奚福生來了，坐在我面前。

「鳳娟！我們不料會在此會面！」

說着，他又湊過來些。

「那時節你很擔心，我應當謝你的！後來我派人到住宅中去找你，不知你已搬往何處。現在想不到上海送來的女子中，有你在內，我那得不驚呢！」

「我比你更爲吃驚。你後來到底怎樣的？」

「那時連你也瞞着，我算是一個礦山工程師；不料一時失敗，弄到身入牢獄。幸虧我們還有緣分，居然以爲永遠不會瞧見的人，今天又遇見了！」

於是奚福生把捕去後的事，詳細說出來了。

奚福生即田老二的真相一破，就被捉去，審了一堂，便送到監牢中。其時監牢內有一個犯名叫屈狗子的，向來在南洋一帶，專做欺詐竊盜，犯案甚多，回國後，手下集了

多數人，仍操舊業，也是屢次吃過監飯的。這一次判決下來，定有十年以上了。奚福生也自知其罪不輕，於是二人便謀畫越獄。某夜，居然二人很巧妙的破獄而出，暫時躲着。屈狗子是熟悉南洋一帶情形的，而且那邊同黨也不少，所以商量專門拐騙婦女，賣往那邊。奚福生也打算把強盜一事，暫且不做，使官廳方面可以不很吃緊，便與屈狗子做這買賣。在上海掛了一塊「南洋洋行」的牌子，裝做商店模樣。吳淞設了貨棧，各處也有分行。屈狗子在上海，專管進貨；奚福生在吳淞，專管出口。由各分行拐了婦女來，運往吳淞，每次出口，總有三五十個女子。屈狗子非別，就是按我在地的楊老虎啊！

奚福生一說完，按按電鈴，就進來一個面相凶惡的部下，向他吩咐了什麼，便去搬酒菜來了。

奚福生與我對酌。

「我二人好久沒對飲了！鳳娟！我目下打算且在這秘密所在度日，你願意在我旁邊麼？」

我怎樣回答好呢？略爲想了一想。

「那也可以！不過要你把那邊的五個女子，也不送往香港去，饒恕了纔行啊！」
能夠救那五個人，那是我無論怎樣都情願了，所以向他懇求。他放下酒杯來。

「此事很爲難！船已等候着，而且是屠狗子好容易弄來的，那裏可以由我一人任破壞！」

他不肯答應。方纔的人又進來，對福生輕輕說了幾句，又去了。

「我有急事，要往外面去。時候不早了，你睡罷！明天與你細談！」

奚福生去後，就有人送被褥來。

「就鋪在這榻上罷！有事可按電鈴！」

說罷即去。

四十五 圍牆

我在做雉妓時，奚福生很照料我，並且替我贖身。後來做了他的妾，待我也不錯。我能夠很安樂的度日，便是他的恩，決不能忘掉；但是其時，並不曉得他是大盜田老二，只深信他是礦師。若是明白了他是大盜，無論怎樣，決不願叨他的光的。不曉得倒不打緊，一曉得，一刻也不能在他旁邊了。不但如此，我現在聽了奚福生之語，留在此地，將來便無人去告發惡漢的祕密，五個女子，一定送往香港無疑。幸虧我與福生有特別關係，所以大家對我不很嚴重，這不是天命我救出五個女子離虎口麼？由我的口中去告訴，未免對不起福生，恩將讎報，他一定要恨我的；然而不去干涉，將來便有幾百幾千的女子，要做惡漢餽食。我不可不爲着多數人，逃出這裏，去向警局告發啊！不錯不錯！不能拘泥於一身的恩義，再在此躊躇了。我打定主意，就立起來。留心周圍時，靜悄悄沒有什麼聲息。大家睡了麼？可以暗暗出去了啊！推開後面的窗來一看，便是院子。大概快近天明了。有些亮光，松樹，已很看得清楚。到天明後大家醒來，那還了得？我心裏雖着急，嚇得足顫顫不前，好容易由窗檻上跨過去，到了庭中，將身體蹲着。走一

步，看看屋內有無動靜；走兩步，再看看有沒有人來；走近圍牆時，一想：怎麼跳過這圍牆呢？有沒有門？向四邊尋時，實在找不到。正在躊躇，只聽得咳嗽聲，一刻也不能遲了，要跳出這短牆纔是啊！棉也似的疲勞身體，忘命的用手拉住松枝，將身一躍，好不容易到了圍牆之上，接一接力，流下冷汗來了。

由牆上跳了下去。如何走法，可到警察局去，實在不明白。若被他們擒住了，便萬事休矣！所以急急飛奔而去，地上觸到不知什麼，跌了一交，立起來時，

「往那裏去！」

有人大喝一聲，一把拉住我的衣領。

莫非早已看破了我逃走，被惡漢的部下追來了麼？我想拂開了他的手，再逃時，

「喂！還不立定麼？」

說時，攔住我的去路。我一看，並非惡漢的部下，乃是一個巡警。我真如地獄中遇了菩薩，一時歡喜過度，跪下來了。

「這種樣子做什麼？你們鬧出什麼事情來了？」

我頭髮很亂，衣服也不整齊，足上只有一只鞋子。巡警大概是當我夫妻爭鬧了！

我忙將在上海被假偵探拐去，裝入箱中，送到這吳淞來，現在正逃走出來，想到警局中去，簡單說了一遍。巡警大驚。

「那是一刻也不能遲，快到局中罷去！」

我想立起來時，大約是遇了警察，精神懈怠一點了。好容易立了起來，一步不能走，咧，巡警便扶我到局中。

到了局中，由警官一一詢問後，立刻派全班警察出去了。

歇得不到兩點鐘，奚福生等惡漢，一共八個，都捆了來了。看來像是激烈抵抗過的，有三四人負傷着，奚福生也額上流着血。後面便是那五個女子和此外十五個不認識的女子，臉色雖個個蒼白，大家都曉得已經遇救了。

奚福生一見我的臉，怒目而視。

「你好！你來告發，我將來一定重謝你！」

說罷，拉到裏頭去了。

上海的屈狗子與部下，立刻由吳淞警局一通知，就在這一天一齊捉住了。

警局中還留住我，詢問關於奚福生的種種，完了之後，已經傍晚方始許我回去。

乘火車回上海，二房東理髮店裏夫婦，喜得宛如死者復活，我不禁痛哭一場。

四十六 意外的來客

第二天的報上：把田老二屈狗子等捕獲的事，載得很詳細；連我怎樣在妓院中由田老二娶去，如何告發，都記着。

我早晨起來，洗了臉，到下面店中去借了報來一看，見各報都用頭號鉛字做了題目，差不多記事占到半頁。各報所載，大同小異。我正在看報時，忽覺下面有人來了。或者是他們的客人麼？到樓梯口一望，門外有兩輛車子停着，車上剛下來的人，是意外的

頤棠與頤芳！

我一驚，退後幾步，要逃是不下樓總逃不了；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在這裏呢？明白了！報上載着啊！是的！一看報，便曉得這裏，所以會弄到如此。我當時怎麼沒有想到？在警署中不說出真地址來就好了啊！現在如何是好？

樓下主人與頤棠說着什麼，樓梯上足聲來了！我進退兩難時，頤棠頤芳早已上樓。頤芳一見我，急忙趕來，

「嫂子！」

拉住我衣角。頤棠立着凝視我，暫時默然。什麼都在其次，眼淚當先，眼淚雨也似的下來。

頤棠是自從在家裏別後，我從沒見過一次。在十六鋪被汽車撞倒時，頤棠抱我起來送我入醫院，看護過一夜，這是在院中時聽頤芳說的。其時我人事不省，自然沒見他的臉；所以現在這是別後第一次聽見，覺得他風采更好了。我片刻不忘的丈夫面容，此刻

出在我眼前了。

「幾年不見，你一向很好，我快活得很！」

我徐徐說着。

「你也無恙麼？醫院中不見了你，我怕你尋了短見，非常担心着。今天一看報紙，纔知你在此地，所以立刻來了。」

頌芳也在旁邊說：

「嫂子！我在醫院中醒來，不見了你，從此每天只是尋着啊！」

「我累你們担心，實在沒有什麼話可以謝罪。我的意思，都寫明在那時節的信上了；所以實在是個不能近你們的身體……」

說着，哭不得成聲了。

「你的信，我已看過；但是你並非自己喜歡如此，并且使你弄到這步地位，都是我的罪。我對於已去世的岳父，也不能把你拋棄的……頌芳！快去再叫一輛車子來，一切

的話，到家裏去細談罷！」

頌棠攥着我的手，頌芳急急去喚車子了。

「不行！無論怎樣說法，我決不是可以到你旁邊的身體！」

「你還這麼不明白麼？我當你是妻，你不當我是丈夫麼？」

「那裏那裏！」

「那麼爲何反對我的話？」

我不能拒絕了。唉！數年間夢寐不忘的丈夫，如此說着，還可以不答應麼？只好聽他了。其時頌芳已回來。

頌棠叫主人夫婦上樓來，說明了一切，夫婦二人同聲向我們道喜。

我的東西只有一只衣箱，此外是商品。商品一齊贈給主人夫婦，算是蒙他們一向照料的酬謝。箱子載在車上；三輛車子，直拉到北四川路頌棠的住宅前。一進門，裏面便有女僕們出來迎接。

四十七 美國來的電報

從此我便又成了顏頌棠之妻了。一切婢僕及出入之人，都尊我爲夫人。我丈夫朝晨八點鐘到公司，下午四點鐘回來。頌芳在中學中通學。頌棠還替我製了多少衣服，買了許多珠寶首飾，也時常帶我出去觀劇。翼過着快樂的日子，與已往一比，境遇相差大異，宛如換了一個人了。

當翼再也沒有人類運命那麼不可思議了。從前我有時吃了一頓沒有第二頓，有時已決定自盡，嘗盡種種辛苦艱難。以爲這身體，決不會再出世，就此埋沒一生，拿眼淚來伴老了；那知意外的因誘拐而轉禍爲福，被丈夫接來，夫妻倆很安樂的度日咧。運命竟是料想不到的！還是服從運命的好！人力到底不能違逆運命。這骯污的我，仍舊做他的妻，與昔日無異，他依然愛我。我對丈夫，一點也不瞞隱，並且他要怎樣，我總赴湯蹈火也不辭。那小客棧裏的老班娘娘和木器店主人處，我也帶了婢女，特地親自去道謝過

·打鼓老三處亦然，老三出碼頭去了，他老婆一見我，暫時呆了一呆，後來明白了，攛着我的手，一同到閣樓上去細談。一樣樣那裏談得盡？都在這我最容易感觸的閣樓上，足足談了一點多鐘，我方始回去。

快樂的日子，過得很快。自己不知不覺，到了我與頌棠同棲後的第二年秋天了。

我沒有什麼不滿足。所掛念的，便是我們夫婦之間，沒有小兒。這種身體，自然沒有小兒了。我往往見人家夫婦二人抱着小兒一同走着，何等羨慕啊！頌棠心裏，一定也以為如此的。所以我想早些使頌芳娶了妻，我們也對得起已故的繼母了。某夜，我與丈夫一商量，他也贊成，并且願將來兄弟們依然住在一起，成一個和睦的家族。向頌芳說時，他自然也很樂從。

如此平和的度日，我真覺得是幸福了；忽然我又入悲痛的情境中去咧。

有一天，丈夫從公司回來，似乎很担心，見了我，也沒說話，急急走入書房中去。·我見丈夫去神氣和平日不同，便担心着跟他到書房中。

他就從皮包內，取出電報來：

「鳳娟！今天有電報來了！我非速往美國去不可！」

將電報放在我面前。

事出意外，我怎麼不驚？

「什麼事呢？那邊有何變動麼？」

「也不明白什麼事。電報上只說速來。總之我不可不去，不到三個月可以回來的，

你好好守着！」

「那麼想得出是什麼事麼？」

「一些也想不出；然而定是重大的事，我決定去了！公司中事，一齊託付袁先生囉」

丈夫急急整理賬目筆據等類，我恐怕他討厭，便退入鄰室，茫茫然也想不出去做什

麼事。

四十八 其後

頌棠動身，我與頌芳到碼頭上去送他；公司中人及朋友們，一共來了數十。

我立着，看船漸漸遠去，到瞧不見為止。不知怎樣，像是永遠離別那麼心中難過得逼出淚來了。

回到家中，我將丈夫的照片，掛在房內，朝朝暮暮，對他看着。

頌芳曉得我的心事，就種種的來安慰我。同是庭中的虫聲，和與丈夫一同聽時，也覺得兩樣了，聲音便十分淒涼。夜裏睡不着的日子多了。

如此秋盡冬來，一到年底，已有三個月了。他說過不到三個月的；此刻音信杳然。公司中屢屢有書信電報去，我丈夫從沒有回音來；不但如此，連向美國定了貨，也不來了。代理辦事的袁先生，天天來問我有沒有消息。

「到底怎麼樣的呢？」

「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我與頌芳，天天只是如此嘆着。過了半年，還是沒有消息。

袁先生常來說：貨色不到，已不能繼續營業，雖打算敷衍到顏先生有消息來；但是希望很少，不得不暫時閉歇。我想：他自己不在，把公司關閉，却很可惜；無奈這不是我們女人的力量所辦得到的，只好聽了袁先生之話，當真停閉。

又過了兩三個月，北四川路的屋子已不能住，把婢僕一齊歇去，我與頌芳，搬往附近的虬江路去暫住。

我把我的衣服和器具等賣了，却還可以支持四五個月的生活；但是丈夫的安否，不知要什麼時候可得消息，那麼那裏可以坐食？頌芳還是學生咧，決不能叫他担心金錢，還是我來勞動罷！總可以得到些。於是開一爿小烟紙店，利益雖少，都是現錢交易，沒有危險的。這一來，二人的生活費與頌芳的學費，總算可以夠了。我很喜歡。

開了店不過三星期，忽然來兩個人，說是你們爲欠款被控，要來沒收財產了。

一打聽，是公司的債，欠款二千元，前月滿期了；然而我丈夫決不會欠人家這種款子。定是什麼人，曉得我丈夫杳無音信，特地誣告的啊！我便請求緩期二三天，打算與袁先生商量了再說。他們不肯，說：你們與債主辦妥了交涉，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發還的，我們是職務，不可不執行。他們立刻就封房子了。他們去後，恰巧頌芳從校中回來，一聽此話，大為憤憤：

「決沒有這種事的！」

我們便去尋袁先生，說明一切，他也說：

「既有這借款，何以到期時不來通知？」

於是請了律師控告。原來債主是個放印子錢的。借據上，確有公司的圖章。這不用說，分明是假造的；然而我們竟敗訴，東西拍賣了。

如此我們二人，且宿在小客棧中。我懷中，不滿五十元了。我一個人還好，帶了頌芳，開銷更大，錢一天一天減了。非想法不可啊！還是仍舊兜售化妝品罷！熟悉的事，

不會失敗的。翌日，便去進貨，立刻做生意了。顏芳見我一人勞動，心裏有些不安。

「嫂子！我也來勞動，我去賣報！放學回來，很可以賣的！」

我止住他也不聽，當真去賣報了。朝晨與晚上兩次，倒也可以賣掉不少。

顏頌棠的夫人，手上帶了鑽戒，出入時常坐摩托車的；此刻手中提了大包，立在家門口，說得口枯舌乾，求人家買一袋牙粉，真大大的變化了：然而只消能夠得到丈夫的消息，就是叫我做這麼七年八年，也願意的。現在杳無音信，死活存亡都不曉得，我自然每逢花朝月夕，想着丈夫，要流淚咧。

顏芳朝晚出去賣報，校中也不缺課，好得他身體十分強壯，從沒生過一天病。到這一年年底，丈夫還是沒有消息。碼頭上的分別，難道當真是永遠的分別麼？從此我又要開始從前那種走馬燈生活了麼？

遺 翠 集

三三〇

後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走馬燈

版權所有

著者 徐卓呆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特約發行所

長沙	長沙	重慶	太原	北京
文	湖	唯	晉	佩
化	南	一	新	文
書	印	書	書	齋
局	書	局	局	書
公	館	社	局	局
司	館	局	局	局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

